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四十四

工藝部一

叙藝

射上

叙藝

書曰以旦代其之身三仁若考能多材多藝

禮曰是月也命將講武習射御角力執弓挾矢以獵

又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

又曰尚伎而賤車則人興藝

周禮曰保氏掌諫王惡而卷凶子以道馮融曰六藝乃教國子

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論語曰大宰問於子貢曰天子聖者歟何其多能也子貢

曰固天縱之將聖入多能也

又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

漢書曰元帝多伎藝

華嶠後漢書曰鄧禹十三男各各習一藝

梁書曰柳惲字文暢早有令名少工篇什彈琴為士流第

一帝謂周捨曰吾聞君子不可求備至於柳惲可謂具美

分其才藝足了十人

又曰朱异字彥和通覽五經涉獵子史博奕書筭尤善沈

約面試皆妙乃戲异曰君何不廉天下有藝君一時特去

可謂不廉也

後漢書曰祖珽字孝徵裴讓之字士禮俱崇文學邢劭少

中為之語曰多伎多能祖孝徵能賦能詩裴讓之皆一時

之美也

後趙錄曰張材伎烏譚部人也善棊博蹴踘閉編諸伎身

長八尺飲酒石餘不亂

射上

中論藝記曰射以平志御以和心書以綴事數以理煩李

顛游藝箴曰激矣姬旦惟藝之淵

易曰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取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睽睽也物爭也爭天之用所以成爭也

又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子曰隼者禽也

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

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括

結而動也

詩曰既張我弓又挾我矢

又曰終日射侯不出正矢

禮曰工戶商陽與陳弃疾追吳帥及之陳弃疾謂工尹商

陽曰王事也子手弓射諸射之斃一人輒止其御曰朝不

坐燕不與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孔子曰殺人之中又有

禮焉善之

又曰孔子云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懸弧之義也

又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者正鵠反求諸其身

又曰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射至於司馬使

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人後者

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又使公罔之喪序點揚解而語

曰幼壯孝悌耆耄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不在此

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揚解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

不變耆期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僅有存焉

又曰射之為言繹也或曰舍也繹者各繹已之志也故

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則射中矣故曰為人父者以為父

鵠為人子者以為子鵠為人君者以為君鵠為人臣者以

為臣鵠故射者各射已之鵠故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射

侯者射為諸侯也射中則得為諸侯射不中不得為諸侯

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

后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
與於祭者有讓削以地得與祭者有慶蓋以地進爵紕地
是也故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
男子之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於其所有事然後敢用穀
也

左傳曰晉楚將戰潘尫之子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
七札焉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
國誥朝尔射死藝呂錡竟射日中之退入泥占之曰姬姓
日也異姓月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及戰射恭
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二矢使射呂錡中項伏被以一
矢復命

又曰衛獻公出奔初尹公他學射於庾公差庾公差學射
於公孫丁二子追公公孫丁御公子魚曰射為背師不射
為戮射而禮乎射兩鞫而還尹公他曰子為師我則遠矣
乃反之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

又曰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巢牛臣曰吳
王勇而輕若啓之親門我獲射之必殪是君也死疆其少
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墻以射之卒

又曰昔賈大夫惡貌醜也娶妻而美三年不言御以如臯射
雉獲之其妻始咲而言

周禮曰大司樂掌成均之法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及射
令奏騶虞詔諸侯以弓矢舞

又曰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凡射王以騶虞為節諸侯以狸首為節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芣為節

又曰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鶡虞九節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樂以郎首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二正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以采芣五節二正若王大射則以狸步張三侯王射則令去侯立於後以矢行告卒令取矢

又曰射鳥氏掌射鳥祭祀以弓矢毆鳥為凡賓客會同軍旅亦如之射則取矢匕在侯高則以弁夾取之

又曰庭氏掌射國中之祆鳥若不見鳥獸則以救日之弓與救月之矢夜射之若神也則以太陰之弓與枉矢射之

又曰王大射則共虎侯能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能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

又曰保氏掌養國子以道教之五射

論語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又曰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韓詩外傳曰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為伏虎彎弓而射之沒金飲羽下視之其石也因復射之矢摧無跡也三禮

射侯圖曰天子大射之時天子虎侯九十步諸侯能侯九十步卿大夫豹侯五十步畿內諸侯大射君熊侯九十步

卿大夫參侯七十步士豸五但切侯五十步天子卿大夫射

君臣共射一麋侯五十步諸侯卿大夫亦如之天子及諸

侯之士皆無大射參侯者以豹皮爲鵠以麋皮爲飾參之爲言雜也豸侯者以胡大皮爲鵠亦以爲飾

又曰天子賓射亦三侯天子射五正諸侯射三正侯卿大夫射二正侯諸侯賓射二侯君三正卿大夫賓射君臣共射一侯二正士與士賓射豸皮三正士卑不得畫雲氣故以豹皮飾其側也畿內諸侯與外國同其侯道亦如之

又曰天子燕射熊侯諸侯卿大夫士虎豹侯諸侯燕射君亦熊侯卿大夫亦宜參侯士豕鹿卿大夫與其臣燕射君臣共射虎豹侯士燕射亦宜豹侯畫鹿豕鳥畿內諸侯與外國用其侯道亦如賓射

戰國策曰楚有養由基者善射去楊葉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有一大夫過之曰善射可教矣由基子試代我射之客曰我非能教子出左屈右也夫射者百發中而不以善息少焉氣衰力勦弓撥矢拘一矢發而不中前功盡棄矣

又曰更羸與魏佗處廡下有鴈從東方來更羸遙發而鴈下魏王曰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其飛徐其鳴悲飛徐者故瘡痛鳴悲者失群也故痛未息驚心未去故聞弦音而下史記曰漢有善騎射者樓煩是地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又曰李廣爲右北平太守出獵見羣中石以爲虎射之中石沒鏃視之石也因復更射之終不復入廣所居郡聞有虎常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騰傷廣廣亦竟射廣爲

人援臂其善射亦天性也。雖其子孫人學者莫能及。廣繫
匈奴中貴人。匈奴從奴二人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書中貴
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鴈者。鴈善射也。逐之。果然。廣為將其
射。見敵非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七即應弦而倒。用此為
將。兵數困辱。

漢書曰：匈奴畏郅都之威。刻木像都之狀。交弓射之。莫能
一中。

又曰：堂邑父，胡人也。善射。與張騫俱使西域。每處困之時。
射鳥獸供食。

後漢書曰：王寵善射。十發十中。皆同處焉。

又曰：董卓膂力過人。雙帶兩鞬。左右馳射。為羌胡所畏。魏
志曰：挹婁國古肅慎氏之國也。善射。射入人目。

又曰：文帝其上常獵。為虎所逐。顧射。應聲而倒。大祖壯其
摯勇。吏將武騎。

魏畧曰：成公英從太祖出獵。有三鹿走過。太祖命英射之。
三發三鹿皆應弦而倒。

吳志曰：太史慈字子義。初北海相孔融以黃巾寇暴出屯
都昌。為賊管亥所圍。慈乃帶鞬攝弓上馬。將兩騎自隨。各
作一的。持之開門直出。外軍衛下左右人並驚駭。兵馬才
出。慈引馬至城下。塹內植所持的各一出射之。射畢徑入
門。晨復如此。圍下人或起或卧。故慈復植的射之。畢復入
門。明晨復出如此。無復起者。於是鞬馬直突圍中馳去。此

賊覺知慈行已過又射數人皆應弦而倒故無敢追者慈
猿臂善射弦不虛發嘗從孫策討麻保賊賊於屯襄綠樓
上行罵以手持樓禁慈引弓射之矢貫手着林外萬餘
人莫不稱善其妙如此

晉書曰劉曜字永明身長九尺六寸垂手過膝雄武有膂
力射鐵入一寸焉時號神射也

又曰庾翼時有衆萬詔加都督征討諸軍事師次襄陽大
會僚佐陳旌甲親授弧矢曰我之行也善此射矣遂三起
三疊徒衆屬目其氣盡

又曰庾翼鎮武昌謝尚數詣翼諮謀軍事嘗與翼共射翼
曰卿若破的當以鼓吹相賞尚應聲中之翼即以其副鼓
吹給之

又曰楊濟遷太子太傅濟有才藝嘗從帝狩獵北邙山與
侍中王濟俱着布袴褶騎馬執角方在輦前猛獸突出帝
令濟射之應弦而倒須臾復一出濟受詔又射殺之六軍
大呼稱快

又曰魏舒累遷後將軍鍾毓長史每與參佐舒常爲畫籌
而已後遇朋人一足以舒滿數毓初不知其善射舒容
閑雅發無不中然莫有敵者毓嘆而謝曰吾之不
足以盡卿才有此射矣

又曰江州刺史庾悅嘗中爲司徒長一人曾至京日劉毅
時甚窳先就府借一室與故親出射而悅與僚佐徑來詣

之曰毅草。是之人合一射。雖君於諸堂並可。今日見讓悅不詐射者皆散。射如故。

曰王愷以帝舅。家有牛名八百里駁。常望其

請以錢千萬與牛對射而賭之。愷亦自恃其能。公

發破。自因據胡床。所左右速探牛心來。真

便已。

曰宣都王鏗字宣符。

唐神地。一二十發十中。古之

陳書曰褚璠。有膽快長騎射常從司空。亦為

州出獵遇猛獸。入腹俄而

燕書曰賈堅字世固。響弓二加餘。烈祖以堅善射。故親試

之。乃取一牛至百步上。召堅使射。曰能中之乎。堅曰少壯

之時能令不中。今已老年。正可中之。恪大笑。射發一矢。拂

眷。再一矢磨腹。皆附膚。落毛上下如一。恪曰復能中乎。堅

曰所貴者以不中為奇。中之何難。一發中之。堅時年六十

餘矣。觀者咸服其妙。

又曰慕容根善射。嘗從行獵。有一野羊立於懸崖。太祖命

左右射之。莫有中者。根自募求射之。一發而中。

崔鴻十六國春秋燕錄曰。建武翰奔還本國。有勁騎百餘

追之。翰遙謂之曰。吾既思戀而歸。必無返面。吾之弧矢。汝

曹知否。無為相逼。自取死也。吾處汝國久矣。誓不殺汝。可

百步。堅力吾射中者。汝便宜返。不中者可前也。諸騎解刀

堅之翰發而中銀追騎乃散

後燕錄曰慕容盛行遇賊盛曰汝欲當鋒乎試豎汝手中箭百步我善中之宜慎汝命如不中當束身相投盜乃豎箭盛一發中之盜曰相試耳資而遣之

又前秦錄曰苻琳字末瑤堅之第五子也有文武才藝引弓五日斤射洞犁耳至於山水文詠皆綺藻清麗

又前涼錄曰索孚字國明燉煌人善射十中八九或謂之曰射有法乎孚曰射之為法猶人主之治天下也射者弓有強弱矢有銖兩弓不合度矢不端直主雖蓬家不能以中才不稱官萬務荒怠雖有堯舜之君亦無以治也

又趙錄曰劉曜親圍陳安於隴城安突圍而出近則刀矛俱發輒害六七遠則雙帶兩鞬左右馳射

太平御覽卷第七四十五

工藝部二

射中

後魏書曰胡太后親覽萬機手筆斷決幸西林園法流堂命侍臣射不能者罰之又自射針中之大悅賜左右布帛有差

胡太后又幸閔口登鷄頭自射象牙簪一發中之

又曰長孫晟嘗使攝圖攝圖獨愛晟每其遊獵留之竟歲有二鵝飛而爭肉因以箭兩隻與晟請射取之晟馳往遇鵝相攫逐一發雙發貫焉攝圖喜命諸子弟貴人皆相親友與昵近之以學彈射

又曰兩朱兆爾朱榮從子也少驍猛善騎射躡捷過仁榮會送臺使見二鹿乃命犯前授之二箭曰可取此鹿供今食也遂停馬構火以待俄然射獲其一榮欲務誇吏人責兆曰何不盡取杖之五十

又曰山儒字仲才河南洛陽人其先代人也強攻騎射響弓五石初爲駕部郎顯祖出於方山兩狐起於御前詔強射之百步之內二狐俱死顯祖善之除內行長

又曰元庫汗爲羽林中郎從駕北巡有兔起於乘輿命庫汗射之應弦而斃太祖大悅賜金一枚以旌其能

又曰楊播字延慶車駕曜威城沔水上已設宴高祖與中軍彭城王勰賭射左衛元逢在勰朋內而播居帝嘗遙射

侯正中籌限以浦高祖曰左衛不得不解播對曰仰恃聖心庶幾必爭於是彎弓而發其箭正中高祖笑曰雖養由基之妙何復過是遂與卮酒以賜之曰古人酒以養病朕今賞卿之能可謂今古之殊也

又曰元翰機悟壯勇善弓馬太宗出遊白登之東北幹以其從有雙鴟飛於上太宗命左右射之莫能中者鴟旋飛祖高幹自請射之以二箭而下雙鴟太宗嘉之賜御弓矢金帶以旌其能軍中是於號幹爲射鳴都尉

又曰靈丘南有山高四百餘丈群官仰射無能踰者又成帝嘗弧發矢出三十餘丈過山南二百三十步遂刊石勒銘

又曰孝武即位諸蕃並遣使朝貢帝臨軒宴之有鵠飛於殿前帝素知竇熾善射因欲務示遠人乃給熾御射兩隻命射之鵠乃應弦而落諸蕃人咸歎異焉帝大悅

又曰南平王渾好弓馬射鳥輒歷飛而中之日射克得五十頭太武嘗命左右分射勝者中的籌蒲詔渾解之三發皆中帝大悅噐其藝能常引侍左右

又曰奚康生洛陽人生驍武臂弓十石矢共尋常魏宣武聞之故作大弓兩張長八尺把中圍尺有二寸箭籥如今之長笛送與康生康生便集文武用之平射猶有餘力觀者以爲絕倫

西魏書曰文帝在天遊園以金色置侯士令公卿射中即賜之字文貴一發而中帝笑曰由基之妙王正當耳進侍中

北齊書曰斛律光嘗從文襄沮橋校獵雲表見一太鳥射之正中其頭形如車輪旋轉而下乃鵠也邢子高嘆曰此射鵠手也當時號落鵠都督

又曰斛律羨及光並工騎射少時好獵父金命子孫會射而觀之曰明月豈樂用弓不及我諸孫又不及明月豐樂世表矣每日出政遊即較所獲光獲雉少必麗龜達腋羨雖多非要害之所光常蒙賞羨或被云明月必皆上着豐樂隨處即下手數雖多去兒者服其言明月光之字豐樂羨之字也

又十元景安善射孝昭嘗與功臣四園宴射侯去堂伯三十步中的者賜以良馬及金玉綿綵等有一人射中獸頭去鼻寸餘唯景安最後有矢未發帝令景安解之景安引滿中獸鼻帝嗟異稱善特又加常等

人曰高隆之於堦土上立三人像爲壯勇之勢文宣曾至東山因射謂堦上可作猛獸以存古義何爲終日射人隆之無以對

又曰皮景和琅邪下邳人也高祖曾令和射一豕一箭而獲之深見嗟賞及周通好之後冠蓋來常令景和對接每與使人同射百發百中甚見推重

後周書曰李遠嘗校獵於涉柵見石於藜薄中以爲伏兔射之而中鏃入寸餘就而視之乃石也太祖聞而異之問書曰昔李將軍廣親有此事公今復爾可謂世載其德雖熊梁之名不能獨善其美

又曰趙交少而修德存忠節便弓馬能左右馳射

又曰豆廬寧嘗與梁企定遇於平涼川相與肆射乃於百步懸莎草以射之七發五中企定時以爲能贈遺甚厚

又曰賀跋勝從太祖宴於昆明池時有雙鳧遊於池上太祖乃授弓矢於勝曰不見公射久矣請以爲觀勝之一發俱中因拜太祖曰使勝得奉神武以討不庭皆如此也太祖大悅自是恩禮尤重

又曰齊王憲子貴年一十從憲獵於監州園中手射野馬及鹿一十有五

隋書曰突厥入朝隋文賜之突厥一發中的上曰非賀若弼無能當此乃命弼弼再拜祝曰臣若赤誠奉國當一發破的如其不然發不中也既射一發而中上大悅顧謂突厥曰此人天賜我也

又曰韓洪平陳之役授行軍總管及陳平晉王大佩於蕭山有猛獸在園中衆皆懼洪馳馬射之應弦而倒陳氏諸將列觀於側莫不歎伏焉王大喜賜縑百疋

又曰宇忻字仲樂年十二能左右馳射曉捷若飛常謂所遇曰自古名將唯以韓白衛霍為美談吾察其行事未足多也若使與僕並時不令豎子獨擅高名也其少慷慨若此

又曰虞慶則幼雄毅身被鎧帶兩鞬左右馳射本州豪俠皆敬憚之

又曰史萬歲京兆杜陵人也見群飛鴈曰請射行中策三者射之應弦而落三軍莫不悅服

唐書曰馮盎時羅竇諸洞獠叛詔令盎率部落二萬為諸軍先鋒時有賊數屯據儉要不可攻逼盎持弓語左右曰盡吾此箭可知勝負負連發五而中七人

又曰薛仁貴領兵擊九姓突厥於天山將行高宗出甲令仁貴試之上曰古之善射牙七札者卿且射五重仁

貫射而洞之高宗大驚更取金甲以賜之

又曰李晟性雄烈有才善騎射年十八從軍身長六尺
勇敢絕倫時河西節度使王忠嗣擊吐蕃有驍將乘城
和闐頗傷士卒忠嗣募軍中能射者射之晟引軍一發
而斃三軍皆大呼忠嗣厚賞之因撫其背曰此万人敵
也

莊子曰吳王浮乎江涘于狝之山衆狝見之徇而走逃於
深榛有一狙焉見巧於王之射之敏給敏疾也博捷矢
捷速也矢性雖而但能博也王命相者趨而射之但既死王顧謂其友
顏不疑曰是狙也伐其巧恃便以傲於予以至此殛也

夫之
天曰列禦寇為伯昏瞽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於其射左
如巨右手如附枝午于放開發之適矢復沓去也箭
伏方矢復寓箭放去木至翻上復寄杯當是時酉象偶
人也之不動伯昏瞽人曰是射之射也非不射之射也不射
乃盡善矣

又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弄也可乎不期
誤中者耳非善射也若謂謬中
為善射乎則天下皆可謂之弄乎言不可矣

列子曰列子學射中矣請於闕尹子闕尹子曰子知子之
所以中者乎對曰弗知也闕尹子曰未可退而習之三年
又以報闕尹子闕尹子曰子知之所以中者乎 列子曰
知之矣闕尹子曰可矣而勿失也非獨射為國與身亦皆

如之

又曰申公子牟悅趙人公孫龍樂正子輿之徒笑之公子牟日子牟咲牟之悅龍也子輿曰吾咲龍之給孔穿論言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括黯發發相及矢上相為前矢造准而以絕落後矢之濶猶御弦視之若一焉孔穿駭之龍曰此未躋其妙者逢蒙之弟子曰鴻起奴其妻怖之引鳥號之弓淇衛之箭射其目矢至眸也而睚不睫矢墜地而塵不揚是豈智者之言歟公子牟曰知者之言固非愚者之所曉也後鏃中前括均後於前也矢注眸子而睚不睫盡矢之勢也子何疑焉

又曰甘蠅古之善射者殼弓而獸伏焉下弟子名飛衛孝於甘蠅而巧過其師紀昌又射於鳥衛曰尔先學不以

翾而後可言射矣紀昌歸偃卧其妻之機下以目承帘挺

牽地機

三年之後錐末到皆而不曠也以告飛衛曰未

也必學視小如大視微如着而後告我紀昌以鼈懸虱於

牖南面而望之旬日之間浸大也三年之後如輪焉以觀

餘物並丘山也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幹射之貫虱之心

而懸不絕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拊膺曰汝得之矣紀昌

既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已者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相

遇於野二人交射中路中矢鋒相觸以墜於地而塵不

揚飛衛之矢先射紀昌之矢唯一發飛衛以棘刺之端

扞之而無差焉於是二子泣而投弓相拜於塗請為之

父子

韓子曰李悝為魏文侯北地之守而欲民之善射者乃下令曰民之有弧疑之說者令人射杓音中中之者勝不中者不勝令且下而民皆習射日夜不休乃與秦戰大敗之以民之善射故也

墨子曰或有於墨子李射墨子曰不可夫李者必量其力國士猶不可及今子非國士豈能我李又成射哉國先烈子善射皆不盡弓力善治不盡下情

尸子曰荆莊王命養由基射旨蛉王曰吾欲牛得之養由基拔弓射之拂左翼焉王大善

符子曰晉之相者桓氏世傳于楚善以道假乎射焉常以其所不射而射之患盡之不足以卒歲以以夜而燭之

又曰夏王使羿射於方矢之皮征寸之的乃命一羿曰子射之中則賞子以萬金之費不中則削子以千邑之地羿容無定色氣戰於胷中乃援弓而射之不中更射之又中夏王謂傅彌仁曰斯羿也發無不中而與之賞罰則不中的者何也傅彌仁曰君羿也口懼為之災萬金為之患矣人能遺其喜去其萬金則天下之人皆不愧於羿矣夏王曰人聞子之言始得無欲之道

淮南子曰堯時十日並出堯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

焉

李悝

二百四十一卷

八

又曰史皇產而能書史皇蒼鳴也生而見鳥跡知昇左臂修

也修長而善射昇有穿也

又曰越人學遠射參大而發敵在五步之內越人習水便

七王反直仰向天而發矢勢盡而不易儀儀射法也言

應故近在五步之內發猶垂也

知易去參世已變矣而守其故譬猶越人之射也守故

不知也

又曰楚王有白猿王自射之則搏矢而熙熙戲使養由基

射之始謂弓矯矢而發而援擁柱號矣由土楚王之臣

流平幽通賦是也

又曰夫矢者所以射遠貫牢者弓力也其所以甲杓部微

微者人心也

又曰善射者發不失的善於射矣而不善所射所射者死

故曰

善

死

善

死

善

死

善

死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四十五終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四十六

工藝部三七

射下

御

射下

呂氏春秋曰射杓者欲其中小也射獸者欲其中大也物回不必可推

人曰荆廷嘗有曰獲荆之善射者莫之能中荆王諸養由基射之養由基矯弓操矢而往發之則獲應矢而下

曰虎通曰天子所以親射何助陽氣達萬物也春陽氣微弱恐物有室塞不能自達者天子射能何示服猛遠巧物也熊為獸猛巧者非但當服猛巧者示當服天下巧妙

之臣之也諸侯射麋何示遠惑人者也麋之為言迷也大
天射虎豹何示服猛也士射鹿豕何示除害也各取德而
能服也大夫士射兩物何大夫士俱人臣陰數偶也侯者
以布為之何布者用人事之始也本正則末正矢名之為
侯者何明諸侯有不朝者則當射之君子重同類不忍
射之故畫獸射之射主何為乎曰射義非一也夫射者執
弓堅心平體正然後中也二人爭勝乘以養德也勝負但
降以崇禮讓故可以選士夫勝者發近以制遠選士所以
助微抑強調和陰陽戒不虞也天子射百二十步諸侯九
十步大夫七十步士五十步明尊者所服遠卑者所服近
也

列女傳曰晉平公使工為弓三年乃成射不穿一札公怒
將殺工其妻見公曰妾之夫造此弓亦以勞矢而不穿一
札是君不能射也妾聞射之道左手如矩右手如附枝右
手放發左手不知公以其言為儀儀法而采七札弓工立得
出賜金三鎰

英雄記曰素術遣將紀靈率步騎三萬攻劉備呂布遣人
招備并請靈等饗飲謂靈曰布性不喜合聞但喜解聞耳
乃令植執於營門弯弓曰諸君觀布射戟小支中者當解
兵不中當決開布一發中戟支遂罷兵

西京雜記曰茂陵人周揚本琅耶人善馴野鷄以為媒用
以射雉每三春之月郊障自翳用鮭坵鮭坵矢以射之日連

百數茂陵輕薄者化之皆以雜室錯廁賢障輕騎奴服追
隨於道路以為歡娛楊死其子亦善其事董司馬好之以
為上客

典論曰文帝自叙曰少好弓馬逐禽獸十里射常出百步
後獵貊貊貢良弓燕代獻名馬於鄴西獵終日獲獐鹿九雉
兔二十後尚書令荀勗問余曰又君善左右射此實難能
余曰執事未覩凡埒有常徑的有定所雖矢發輒中非妙
也若夫馳平原赴豐草逐狡獸截輕禽使弓不虛彎矢不
虛發此乃妙爾

山海經曰軒轅國在窮山之際不敢西射畏軒轅之丘故
也言敬畏者帝威灵故不敢向之射也

論衡曰養由其見寢石以為虎射之飲羽案精誠所感不
過入一寸耳今勇夫卒見寢石以手推之能令石有跡乎
射經曰夫射者所以覲德也不能則辭之以疾懸弧之義
在焉故曰和容為上主皮為次并之者又何加矣乃君子
之所爭也雖欲勿用禮其捨許乎

集錄戲論曰禮記有投壺之宴論語稱博奕之賢茲三戲
者君子末事不足為也檮蒲彈碁既不益人又固有禁皆
不得為也吾見坐圍碁而死近事非遠昔晉侯以投壺喪
宋公好博奕亡豈不哀哉諸戲中唯有射者男子之事在
於六藝若欲戲惟得射而已其餘不得為也

曹植樂府歌曰控弦破左的發矢催月支仰手接飛猱俯

身散馬蹄

又曰聞鷄東郊道走馬長楸間驅馳未能平双心之我前
繩弓挾鳴鏑長驅上南山左挽因有筮一縱兩禽連餘巧
未盡展仰手接飛鳥觀者咸稱善農工歸我妍

御

書曰若朽索之御六馬

禮曰君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監駕曰已駕僕展輶軫

其驛效駕駕知奮衣右上取貳綬奮振去塵也跪乘未敢立

執策公害驅之五步而立謂成君出就車則僕亦害授綬

車上候左右攘辟謂群臣陪位侍駕者也攘車驅而搦至

于大門君撫僕之手而顧命車右就車門問溝渠必步俾

勇力之士備制非當者行則陪乘君式則下步行也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綬若僕

降等則不然則否若僕者降等則撫僕之手不然則自拘

之抚下止之謙也自下拘之由僕手

又曰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懸奔父御下國為右馬驚

敗績分墜左車授綬公曰未之十也懸奔父曰不敗績是

無勇也遂死之圍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

遂誅之

周禮曰教國子以五馭馭一日鳴和鑿二日逐水田三日

論語曰子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御乎執射乎曰吾執御

矢大戴禮曰善御馬者馬銜勒齊響策均馬力和同心

家語曰閔子騫為費宰問政於孔子孔子曰以德以法夫

禮記卷之七十四卷

德法者御民之具猶御馬之有御勒也君子人也吏者書也刑者策也君子之政執其書策而已矣

又曰子貢問治人於孔子孔子曰懔焉如身腐索御汗馬

懔其也汗矣之馬也

國語曰鐵之戰簡子曰鄭人繫我吾伏鼓流血鼓音不衰

今日之事莫我若也衛莊公為右衛莊公奔晉趙簡子曰吾子將納之為右也

九登九下擊人盡殪今日之事莫我加也郵無正御曰吾

兩鞅將絕吾能止之郵無正大夫王也鞅引也今日之事我止之次

也駕而乘材材橫兩鞅皆絕也

史記曰周穆王乘驂騑耳使造父為御曰行千里住見

西王母

莊子曰東里璆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周旋中規莊公為

遺父弗過也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下應

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

焉故曰敗

列子曰造父師曰秦豆氏造父之始從習御也執禮甚卑

秦豆氏三年不告造父執禮愈謹迺告之曰古語曰良弓

之子必先為箕良治之子必先為裘汝先觀吾趨上如吾

然後六書可持六馬可御造父曰唯命所從秦豆氏巧直

木為乘僅可容足計步而置之展之而行趨走往還无跌

失也造父率之三月及其巧秦豆嘆曰子何敏也得之捷

乎御者亦如此也襄汝行之於足應之於心推於御也齊

揖乎嚮御之際急緩乎唇吻之和正度乎胃臆之中執節
手掌握之間內得於中心外合於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
而旋曲中規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矣得之於
御應之於嚮得之於嚮應之於手得其於手應之於心則
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閑體正六轡不乱二十四蹄所投
无差迴旋進退莫不中節然後車輪之外可使无餘轍馬
蹄之外可使无餘地未嘗堯山谷之險原隰之夷視之一
也吾術窮矣汝其識之

管子曰造父善御者也善視其馬節其飲食量其馬力故
能取遠道而馬不罷明王猶造父也善治其民度量其力
也

孟子曰昔者趙簡子使王良与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
嬖奚乃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吉王良良曰請復之強
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

韓子曰鈇陵卓子乘蒼龍桃文乘鈞錦在前錯鋏在後馬
欲進則鈞錦之欲退則錯鋏貫之馬因旁出造父過之而
為之泣

孫卿子曰定公問於顏闔曰車野草之御善乎對曰善則
善矣然馬將為佚定公不說入謂左右曰君子固誣人乎
三日而收來謂之曰東野草之馬佚南驂引兩股入廐定
公趨席而起召顏闔曰子言東野草其馬將佚不失何以
知之對曰臣以政知之昔舜巧於使民而造父巧於使馬

舜不窮其民造父不窮其馬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
今野革之御上車執轡御体正矣步履馳騁朝礼畢矣歷
險致遠其力尽矣然而求馬不已是以知之公曰善哉
尸子曰夫馬者良王御之則和馴端正致遠道矣僕人御
之則遲奔毀車矣民者譬是之馬也堯舜御之則天下端正
桀紂御之則天下奔於歷山

淮南子曰急響數策者非千里之御也

又曰御者非善不行卒御者不為善也

又曰舟覆乃見善游馬奔乃見良御善游故覆舟不溺具御故馬奔車不敗

又曰夫載重而馬羸雖造父不能以追急車輕而馬良雖
中王可以致遠

又曰良馬不待策鑿而行駑馬雖兩鑿之不能進為此不
用策鑿而御之則愚矣

又曰若夫鉗且大凶之御也除轡御棄策策車莫動而自
與馬莫使而自走星耀而玄運電奔而鬼駭進退詘伸不
見朕毀

又曰尹需學御三年而無得焉常寤想之中夜夢受秋駕
於師秋駕美明日往朝帥望而謂之曰吾非愛道於子也
恐子不可予也今日將教子以秋駕尹需反走北面再拜
曰臣有天幸今夕固夢受之

又曰夫馬之為草駒之時跳躍揚蹄翹尾而走人不能制
馬五尺以下為駒故在草中故之及至圍人擾之良御教

調食馬官掩以衝扼連以轡御則雖歷險趨塹弗敢違反
故其形之爲馬其可駕御教之所爲也

又曰夫御者馬體調乎車御心和平馬則雖歷險至遠進退周旋無不如意雖有騏驎騄耳之良而使烏獲御之則馬反自恣而人不御也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四十七

工藝部四

書上

釋名曰書廢也紀器物也亦言著也著之簡編永不滅也
說文曰依類象形之謂文形聲相益之謂字著於竹帛之謂書

廣雅曰書如紀也

易曰上古結繩之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夬決也請請美所

家語曰宓子賤字不齊仕魯爲單父令恐君聽用繇人使已不得行其政故請君近吏二人與俱至官令二吏書輒

制其手書不善則從而怒之吏患焉歸魯子賤曰子書甚善子勉而歸報於君曰宓子使臣書而掣搥臣射書而而有怒臣也吏皆笑之所以去之而來也君以問孔子孔子曰不齊君子也其材任霸王佐屈節治單父以自試意者以其此諫乎公寤太息歎曰寡人亂宓子之政而貴其善數矣

漢書曰陳遵長八尺餘長頭大鼻容貌甚偉零涉傳記贍於文辭性善書與人尺牘王皆藏去以為榮

又曰宣帝時中郎將張彭祖少與帝微時同席研書及帝即過位彭祖以舊恩封陽都侯

又曰田蚡多盤於諸書孔甲二十六篇雜家書
後漢書曰孫敬字文寶少時畫地卒書曰進焉

東觀漢記曰樂成靜王嘗善吏書喜正文字也

魏志曰胡昭善尺牘勤見模楷備觀好古文鳥篆隸草無所不善也

晉書王羲之嘗詣明生家見非凡滑淨因書之真草相半後為其父刮去之門生驚懊累日

又曰王羲之山陰有道士好養鵝羲之觀焉意甚悅因求市之道士云為寫道德經當舉群相贈耳羲之欣然寫畢籠鵝而歸

又曰羲之每自稱我書比鍾繇當抗行比張芝猶當鴈行

曾有人書曰張芝臨池亭書池水盡黑使其人耽之若是

未必後之也

又曰羲之嘗在戲鵝山老姥持六角竹扇賣之羲之因書其扇各為五字姥初有愠色乃謂姥曰但言是王右軍書以求百錢姥如其言人竟買之他日姥又持扇來募之笑而不答

又曰王獻之七八歲時嘗書人義之從後掣其筆不得歎曰此兒後當復有大名常書學為方丈字義之甚以為能觀者數百人

又曰謝安嘗問獻之君書何如君家尊答曰故當不同安曰外論不尔答曰人那得知

又曰衛常字巨山轉黃門郎常善草隸書為四體書勢曰昔在黃帝創制造物有沮之習誦蒼頡者以作書契以代結繩蓋觀鳥跡以與思也因而遂滋則為之字有六義焉一曰指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日月是也三曰形声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老考是也六曰假借令長是也

又曰索靖作書狀其辭曰聖王御世隨時之宜蒼頡既生書契是為科斗鳥篆類物象形亦安適意巧滋生損之隸草以崇簡易百官具修事業並為蓋草書之為狀也婉若銀鈞漂若驚鴻舒翼未發若空後一虫地虬蟻切幽或往或還頽阿那以羸羸刻奮寡而桓桓乃其逸遊盼蠶乍正年邪騃驥暴怒逼其書海小厥陰其波芝草蒲萄還

相結棠棣駉已反其垂玄熊對踞於山岳飛燕相追而差池卒而察之又似乎和風吹林偃草扇樹枝條順氣轉相比附窈窕婉鳥燕皆隨体散布紛漫已以綺靡中持凝而猶豫玄螭狡獸嬉其間騰猿飛鼯相奔趨凌魚奮尾蛟龍反據投空日竄張設千匹或若登高望其類或若既往而中顧或若侷儻而不存或若自檢於常度於是多才之英篤藝之彥役心精微軌此文憲守道兼權觸類生變離折入体靡形不判去繁存微木象未乱上理開元下周謹按騁辭放手兩行米散高音翰厉溢越流漫忽班七而成章信奇妙之煥爛体磈落而壯麗發光潤以璀璨命杜度運其指使伯英廻其腕著絕勢於統素垂百世之殊觀

宋書曰劉穆之值高祖書素拙穆之曰此雖小事然宣被四遠願公少復留意高祖既不能措意又稟分在穆之乃曰公但縱筆為大字一字徑尺既足有所苞且其名亦美高祖從之一紙不過六七字便滿

齊書曰大祖善書及登位篤好不已身王僧虔賭書畢謂虔曰誰謂第一僧虔對曰臣書臣中第一陛下書帝中第一上笑曰卿可謂善自為謀矣

宋書曰謝超宗謂王慈曰鄉書可及虔公慈曰我之不及父猶鷄之不及鳳也時人以為名言

宋書曰江夏王鋒字宣穎高帝第十三子也四歲好學書畜於母張氏舍張氏無紙乃請开欄為書之薄則洗之已

而復書如此累月又每晨不貴去空虛而就虛書帝常李
鳳尾詔一李即工帝大悅以玉麒麟賜之曰以麒麟賞鳳
尾矣

梁書曰武帝論蕭子雲書曰筆力勁駿心手相應巧踰柱
度美過崔寔當與元常鍾繇並稱手先其甚也蕭子雲比為

東陽太守百濟曰使人至建業蕭書逢子雲繼舟將發使
人於渚次候之望舟三十許步前行子雲請問之答曰侍

中尺牘之美遠沉海外今日所求惟在名迹子雲乃為停
船三日書三十紙舟之獲金貨數百萬性恇自非荅餉不

書好事者賂遺以要其荅

又曰顏協者涉羣書工於草隸飛白時吳人范懷約能

隸書協學其書殆過真也荆楚碑碣皆協所書時人有會

稽謝善助能為八體六丈方寸千言京兆常仲善飛曰並
在湘東王府善助為錄事參軍仲為中兵參軍府中以協

優於常仲而減於善助飲酒至數升醉後輒張眼大罵雖
復貴賤親疎無所擇也時謂之謝方眼而曾樛夷坦有士

子之操焉

後魏書曰崔潛為兄渾來手筆草本會昌初著作郎王遵
業買書於市而遇得之至今將二百載寶其書迹深秘歲

之武定中遵業子松年以遺黃門郎崔季舒人多摹榻之
又曰崔玄伯尤善草隸行狎之書為世模楷玄伯祖悅與

范陽盧諶並以博藝著名諶法鍾繇悅法衛瓘而俱習索

靜謀傳子偃偃傳子邈邈傳子潛潛傳文伯故魏初重崔
盧之書

唐書曰太宗嘗謂侍中魏徵曰虞世南死後無人可與論
書徵曰褚遂良下筆道勤甚得遂逸少體太宗即日召令
侍讀嘗以金帛購求王羲之書跡天下爭賣古書詣闕以
當時莫能辨其真偽遂良備論所出一無所悞

又曰虞世南字伯施同郡沙門釋智永智永精善學王羲
之書世南師焉妙得其體由是聲名籍甚

又曰柳公權字誠懸幼嗜學十三為能詞賦元和初進士
擢第釋褐秘書省校書郎李德鎮夏州辟為掌書記穆宗
即位入奏事帝召見謂公權曰我以佛寺見卿筆跡思之

又矣即日拜右拾遺充翰林侍書學士遷右補闕司封員
外郎穆宗政僻嘗問公權初筆何書善對曰用筆在心臣
悲筆正上改容知其筆諫也公權初學王書遍閱近代筆
法體勢勁媚自成一家當時公卿大臣家碑板不得公權
手筆者人以為不孝外夷入貢皆別署貨其曰此購柳書
上都四明寺金剛經碑尚有鍾王歐虞褚陸之體尤為得
意文宗夏日與學士聯句帝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
公權續曰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時丁亥五學上皆屬
繼帝獨諷權兩句曰詞清意足不得多乃令公權題於殿
壁字方圓五寸帝視之歎曰鍾王復生無以加焉
又曰柳公權大中初轉少師中謝宣宗石昇殿御前書三

紙軍容使西門季玄捧硯樞密使崔臣源過筆一紙真書
十字曰衛大夫傳筆法於王右軍一紙行書十一字曰末
禪師真書十字文得家法一紙草書八字曰謂語助者焉
哉乎也賜錦綵餅盤筆銀器仍令自書謝狀勿拘真行帝
尤奇惜之

又曰陽歐詢潭州臨湘人也初學王羲之書後更漸變其
體筆力險勁為一時之絕時人得其尺牘文字咸以為楷
範焉高麗甚重其書嘗遣使求之高祖歎曰不意詢之書
名遠播夷狄彼觀其跡固謂其形貌魁梧耶詢高祖有是
聆

又曰陽歐通詢之子也早孤母徐氏教其父書每遺通錢
給云質次父書跡之直通慕名甚悅晝夜精力無倦遂通
於詢

唐書曰龍朔二年四月上自為書與遼東諸將謂許敬字
曰許圜師常自愛朕書可以朝堂開示圜帥見驚意私謂
朝官曰圜帥見古跡多矣魏晉已後惟辨二王然逸少力
而妍子敬疏而勁今觀聖跡兼二王風骨實古
今書聖

又曰太宗嘗於晉史右軍傳後論之曰鍾書布織濃分疏
密霞舒雲卷無所間然但其體古而不今字長而逾制缺
之雖有父風殊非新巧疏瘦如陵冬之枯樹槎枿而無屈
伸拘束若嚴家餓隸羸而不放縱蕭子雲無丈夫之氣

行行如蒸春蚓字字若縮秋蛇卧王濛於紙中坐徐偃於筆下以茲播美豈非濫名耶所以詳察古今研精篆書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

又曰孔若思早孤母褚氏親自教訓遂以學行知名少時有人賣褚遂良書跡數卷以遺若思唯受其一卷其人曰此書若今所重價比黃金何以總取之若思曰若價比金實此為多更截去半以還之矣

又曰盧知默器度長厚文詞美麗尤工書一落簡翰人爭模倣

又曰鐘紹京虔贛州人也初為司農錄事以工書直鳳閣則天時明堂門額九鼎之銘及諸宮殿門榜皆紹京所題又曰王涯既誅涯家表數萬家伴於一府前代法書名畫人所保惜者必以厚化致之不受貨者必以官爵致之厚為垣竅而藏之覆壁至是人破其垣取之或剔取圖畫金寶之師與其王軸而棄之

蔡琰別傳曰琰對曹操曰乞給紙筆真草唯命也

邴原別傳曰原年五六歲過書舍而立師曰何泣原曰孤子易傷感天善者皆有父母也今顧其書故惻然涕零也師呆而言而為之泣曰欲書不須費也遂就書

江偉家傳曰偉性善書人得其手跡莫不藏之以

神僊傳曰東郭延服垂飛散能夜書

又曰王遠字方平東海人也傳曰尤明天文識諸河洛之

要地知天下盛衰之期漢桓帝聞之連徵不出即國通載
諸京師低頭開口不肯答乃題宮門扇四百諫諸說方來
帝甚怒之使刮去外字復見墨皆徹入版裏

石虎荆中記曰石虎有馬妓著朱衣進賢冠立於馬上馬
定而作書字比豈端正

永嘉郡記曰昔王右軍遊永嘉經於惡道右軍書南邊大
石今猶見墨跡而字不甚了了

抱朴子曰英葱實天雄鶴腦服之令人夜書

孫卿子曰作書者衆而蒼頡獨傳用心一也

淮南子曰昔蒼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高誘曰有書與

本趣未非耕鑿之業而務能力之利天知其惑能文也

說文曰疫皆民之疾也

釋名曰疫役也言有鬼行疫也

禮記月令曰孟夏行秋令則民多大疫

續漢書曰元初中會稽大疫使光祿大夫將醫巡行

魏書曰文帝在東宮氣彌大起時人彫傷帝深感歎與素

所敬者大理王朗書言人生有七尺之形死為一棺之士

惟立德揚名可以不朽

魏志曰司馬朗遷兗州刺史征吳到居巢軍中有疫即躬

視巡視致藥於疾卒焉

王隱晉書曰郭文舉得疫病危困不肯伏藥曰命在天不

在藥

太平御覽卷之七百四十七
鍾離意別傳曰黃謙為會稽太守吳大疫疾黃君轉署意
中部得郵意乃露車不冠身循行病者賜與醫藥其所臨
護曰十餘人

劉根別傳曰潁川太守在官民大疫掾吏死者過半矣人
即君悉病府君從根求消除疫氣之術根曰寅戌歲泄在
亥今年太歲在寅於廳事之亥地穿地深三尺方與深同
取沙三斛着中以淳酒三升沃在地府君即從之病者即
愈疫疾遂絕

山海經曰復州之山有企踵之鳥如鷄一足翹毛見則其
國中大疫

三輔決錄曰并州舉室疫病梁松自將醫藥始丹
之愛道濟因記紙末曰舅還山之曰覽此相存閑書見其
手跡皎若平日悽愴傷心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四十八

工藝部五

書中

王右軍題衛夫人筆陣圖後曰夫紙者陣也筆者刀鎗也
墨者鎧甲也水硯者城也本領者將軍也心意者將副也
結構者謀畫也颺筆者言直也時者號令也屈折者殺
戮也夫欲書者先欲研墨凝神誦讀頓字大小偃仰平直
振動令筋脉相連意在筆先神想令石平直相似狀如筭
子便不是書但得其點畫耳世宗常作此書翼鍾繇之
弟子乃咄之翼三年不敢見繇繇改跡每畫一波常三
過拆筆每作一點常三筆而為之

衛夫人筆陣圖曰若初學書先書一書不得從小善鑒者不寫七者不鑿多骨微肉者其功多肉微骨者墨猪多力豐筋者聖無力無筋者病一二其消息而用之

王僧虔論書曰王平南真是右軍之叔自過江東右軍之前唯虞為最善為晉明帝師書為百軍法

又曰中書令王珉筆刀過於子敬者舊品云有四尺素絹朝操筆三暮便竟首尾如一又無誤字子敬戲云第書如騎驟駿七常欲度驂騑前

又曰鍾公之書謂之盡妙鍾有三体一日銘石書妙者也二曰章程書傳小學秘書教者也三日行狎書是者也三法皆世人所善

虞蘇論書曰晉謝奉起廟悉用棊材右軍取柿書之滿棊奉收得一大箕子敬後往謝奉為說右軍書甚佳而密已削作數棊板請子敬書之亦甚佳奉並珎錄後復分半與桓玄用復為楊州主簿餘一半孫思破會稽畧之以去

又曰晉時有一好事少年故作精白紗襪衣着詣子敬了敬但取書之草正諸體悉備兩袖及襪略同少年覺王左右有陵奮之巴制襪而走左右果逐之及門外聞爭分裂少年纔得一袖耳

梁武帝觀繇書法曰子敬不迫逸少不迫元帝學子敬者如畫虎也學元帝者比畫龍也

又曰夫運筆邪則無正角執手寬則音緩弱點掣短則法

擁腫點掣長則法離漸畫促則字格畫疎則形慢拘則乏
勢放又少則純骨無媚純肉無力小墨浮澁多墨笨鈍此
並任之自然之理也

庚元威論書曰余爲書十牒屏風書作百體間以采墨當
時衆所驚異自爾絕筆唯留草本而已體者懸書秦望波
家書金鵲書玉文書鵠頭書虎爪書倒薤書偃波書柅信
書制書列書日書風書雲書科斗署書胡書蓬書相書天
竺書轉宿書一筆篆隸飛白章草古文隸橫書楷書小科
隸芝英隸花草隸幡信隸鍾鼓隸龍虎篆鳳魚篆麒麟篆
仙人篆科斗篆雲篆魚篆鳥篆龍龜篆虎篆鸞篆龍虎隸
鳳魚隸麒麟隸仙人隸科斗隸雲隸蟲隸魚隸鳥隸龍龜
書龍草書蛇草書馬書羊書猴書鷄書大書豕書已上
皆采色其外復有大篆小篆銘鼎篆印刻符石經象形篇
章震書到書反左書等九體書所謂繡索書簡奏書牋表
書行狎書檄書蒿書半草全草書此九法及真草之次第
焉刪拾之外所存猶一百二十體

袁昂古今書評曰王右軍書如謝家子弟縱復不端正者
爽上有一種風氣王字敬書如河洛間少年雖皆荒悅而
舉體蹉跎不可謂羊欣書如大家婢爲夫人雖處其位
而舉止羞澁似不似古徐淮南書如西江士大夫徒好尚
風軌終不免秀氣阮瞻書如貴冑失品坎不能復排英英

賢王儀同書如晉安帝非不處尊位而都無神思吳興書如新亭唱父一往見揚州人共語音態便出陶隱居書如吳興少兒形雖未成長而骨體甚駿快殷鈞書如膏肓使人抗浪甚有意氣滋韻終不精味袁山松樹書如深山道士見人便欲退縮蕭子雲書如春初望山林花帶處不發如經論道人無絕不言崔子玉書如危峯阻日孤松一披有絕望之意師宜官書如鷗羽未息嗣自逝常誕書如虎威彪振劍拔弩張蔡邕書骨氣風遠爽七爲神鍾司徒書字十二種意外殊妙少實多奇邛鄆淳書應規入矩方圓乃成張伯英書如漢武帝愛道憑虛欲仙索靖書如飄風忽舉鷲鳥不飛皇象書如歌聲繞梁琴人捨揮衛常書如插花美人舞笑鏡臺孟光錄書如崩山絕崔人見可畏張芝篤奇鍾繇特絕逸少鼎能獻之冠世四英其類洪芳不減羊真孫草蕭竹范篆各一時妙絕鍾繇書若飛鴻戲海舞鶴遊天行間希密實亦難過蕭思話書走墨連字勢屈強若龍跳淵門虎卧鳳闕薄紹之書字勢蹉跎如舞妓低腰仙人嘯樹

江戎論書表書曰秦有八体一日大篆二曰小篆三曰符篆四曰虫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父書八曰隸書

又曰漢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云小篆也四曰佐書秦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虫所以書幡信也

李嗣真書後品曰虫篆者小學之所宗草隸者士人之
所尚近代君子故多好之或時有可觀耳

武平一徐氏法書記曰梁大同中武帝勅周興嗣撰千字
文使温鐵石模次羲之之迹以賜八王

徐浩論書曰初學之際宜先筋骨筋骨不止肉何所附用
筆之勢特須藏鋒匕若不藏字則有病匕且未去能何有
焉字不欲疎亦不欲密亦不欲大亦不欲小匕長令大大
蹙令小疎肥令密瘦令疎斯其大經矣筆不欲捷亦不欲
徐亦不欲平亦不欲側堅令平峻不使傾捷則須定徐則
須利如此則其大較矣

小二王真迹勅賜十二卷大小各十軸楚客遂裝作十二
扇屏風以褚遂良閑居賦枯樹賦爲脚大會貴要張以示
之時薛稷崔湜盧藏用廢食歎美復不晏樂

何延之蘭亭記曰蘭亭者晉右軍會稽內史瑯琊王羲之
字逸少所書之詩序也右軍蟬聯美胄蕭散名賢雅好山
水尤善草隸以晉穆帝永和九年暮春三月三日嘗遊山
陰與太原孫綽興公廣漢王彬之并逸少疑微撰之等四
十有一人修祆禊之禮揮毫爲序興樂而書用蚕繭紙鼠
鬚筆道媚功健絕代更無凡二二八行三百二十四字字
有重者皆摺爲體就中之字最多乃有二十四字許箇變
轉悉異茲以爲其時乃有神助及醒後他日更書數百

千本終年所書之者右軍亦自珍愛寶重此書晉
付子孫傳世七代智求求即右軍第五子徽之之後
掌其書為書翼而取之

又曰右軍書傳末常居小寺閣上臨書所退筆頭置
之於大竹籠匕受一石餘而五籠皆滿凡二十年於閣上
臨得真草千字文好者八百餘本浙江惠諸寺各施一本
今有好者猶直錢數萬

張懷瓘書詁曰文質相法立其三古貴賤殊品置下五等
三古者篆籀為上古鍾張為中古羲獻為下古

又曰崔張玉也逸少金也大賈則貴王小商則重其金虜
淺之人多任其耳但知王書為最真草一槩畧無差殊張
張懷瓘二王等書錄曰承聖末魏師襲荊州元帝將降其
夜乃聚古今圖書十四萬卷并大小二王跡遺於閣舍人
高善寶焚之吳越寶劍並將所柱乃歎曰蕭世誠遂至於
此方武之道今夜窮乎歷代秘寶並無煨燼矣

張懷瓘議書曰其真書逸少第一元常第二世將第三子
敬第四士秀第五文靜第六茂綺第七其行書逸少第一
子敬第二元常第三伯瑛第四伯玉第五季琰第六敬和
第七茂弘第八安石第九章草子玉第一伯瑛第二幼安
第三伯玉第四逸少第五士秀第六子敬第七体明第九
其草書伯瑛初立規範得物象之形歸造化之理然其法
太古質不剖斷以此為少也有推輪草意之妙後學得漁

獵其中宜爲第一叔夜第二子敬第三處中第四世將第五仲將第六士季第七逸少第八

張懷瓘叙書法曰太宗自真草書屏風以示群臣筆力遒勁爲一時之絕嘗謂朝臣曰書學小道功非急務時或留心猶勝弃日凡諸藝業未有學而不得者也

常述書法記曰太宗真觀中搜訪王右軍等真跡出御府金帛重爲購賞由是人間古本紛然畢進

書斷曰鍾繇字元常尤善書師曹喜蔡邕劉德昇貞書光妙乃過於師剛柔備矣點畫之間多有異趣雖神明不輔可謂幽深無際而古雅有餘秦漢已來一人而求其盡善盡美則猥褻而有羔袖其行書義之之亞書則索衛之下八分則有魏受禪碑稱此爲是也

又曰晉常字文休太元中孝武帝改治宮室及廟諸門並欲使王獻之隸書題榜獻之固辭乃使劉懷以八分書之後又使文休以大篆改八分焉或問王有軍父子書君以爲如何荅曰二王自可謂能未是知書也

又曰妙作筆王子敬得其筆歎爲絕世

又曰晉薄紹之字敬叔丹陽人也官至給事中善書憲章小風格秀異若于將出匣光芒射人

書斷曰晉太元中新起太極殿謝安欲使子敬題榜以爲萬代寶而難言之乃詭常仲題陵雲臺事子敬知其旨乃正色曰仲將魏室大臣寧有此事使其若此知魏德之不

長安遂不之逼

又曰齊王僧虔善書孝武欲擅書名僧虔不敢顯迹大明之世常用拙筆書以此見容

梁蕭子雲字景喬小篆草行諸体兼備而初造小篆飛白意趣颯然點畫之際有若騫舉妍妙極難與比故歐陽詢云飛白鳥中冠世竒後逸少子敬又稱妙絕乃尔飛而不白蕭子雲輕濃得中蟬翼掩索遊霧崩雲可得而語其真書初學子敬晚師元帝及其暮年筋骨亦備益當世舉朝效之

又曰梁瘦論書云張工夫第一天然次之鍾天然第一工夫次之王工夫不及張天然過之天然不及鍾工夫過之懷瑾以爲杜度章草並無所師鬱然靈變爲後世楷則此又天然第一也及有道人章體以至草聖天然所資理可度矣池水盡墨功亦至焉隨水欣寺僧知果會稽人也煬帝甚善之上書嘗謂求師云和尚得右軍肉智果得骨夫筋骨成於骨肉山水不厭高深

書斷曰唐褚遂良善書少則服膺虞監表則祖述右軍真書得其媚趣若呼堂青瑣窗映春林美人嬋娟似不在乎羅綺鈿華婢約則歐虞謝之其行草之間即居二公之後書斷曰唐高正臣善書廣平人也嘗爲人書十五紙人或戲換其五紙又令云高再看不寤客曰有人換公書高乃審詳之得其紙客曰猶有在高又觀之竟不能辨

又曰唐宋令文河東陝人也官至左衛郎將其姿偉麗身有三絕書畫力尤於書備無諸體偏意在草焉

太平御覽卷第七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四十九

工藝部六

書下

古文

篆書

八分書

隸書

草書

飛白書

章草書

行書

古文

王隱晉書曰荀勗領秘書監始書師鍾明法太康二年得汲郡家中古文竹書勗自撰次注寫以為中經別在秘書以較經傳闕文多所證月

書傳曰古文者黃帝史倉頡所造也頡首有四目通於

神明仰觀奎星圖曲之勢俯察龜文鳥跡之象採乎衆形
合而爲字是曰古文孝經援神契云奎主文章倉頡文字
者摠而爲言包意以名事也分而爲意則文者祖父字者
子孫得之自然備其文理象形之屬則爲之又因而滋蔓
母子相生形聲會意之屬則謂之字七者言學乳浸多也
題於竹帛謂之書七者如也舒也紀也
又曰魏衛觀字伯儒河東安定人官至侍中尤工古文筆
跡精絕魏初淳古文者出於邯鄲得伯儒寫淳古文尚書
以示淳七不能別

篆書

漢書曰元帝善史書

續漢書曰靈帝置鴻都門諸生能爲尺璧之以上書爲
篆相課試至千人焉

魏略曰邯鄲淳善蒼頡蟲篆許氏字指
後魏書竇遵善指篆北京諸碑及臺殿樓觀門題多其
書也

書斷曰秦李斯妙篆始省改之爲小篆若蒼頡篇七章雖
帝王質文世有損益終以文代質漸就澆醜則三皇結繩
五帝畫象三王肉刑斯可况也古文可爲上古大篆爲中
古小篆爲下古三古謂之實草謂之華妙極於華者羲獻
精窮於實者籀斯始自秦和氏之璧琢而爲璽今斯書其
文令太山繹山及秦皇等碑並其遺迹謂國之偉寶百世

之式斯小篆入神大篆無妙

書斷曰大篆者周宣王史官籀所作也或云柱下史始變古文或同或異謂之籀篆也者傳也傳其物理施之無窮鄆鄆定六書二曰篆書八體書法一曰大篆又漢書藝文志史籀十五篇蓋此也

又曰呂氏春秋云蒼頡造大篆非也若蒼頡造大篆則置古文何地即籀篆蓋子孫之事也

又曰小篆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增損大篆異同籀文謂之小篆亦曰秦篆

蔡邕篆勢曰體有六篆妙巧入神或象龜文或化龍鱗紆體放尾長翅短身延頸脅翼男似凌雲

八分書

唐書曰張廷珪與陳州刺史李邕親善屢上表薦之邕所撰碑碣之文必請廷珪八分書之甚為時人所重

世論曰安定梁鵠字孟皇善八分書太祖使書信宮門榜題

書斷曰八分書者秦羽人上谷王仲所作也

又曰後漢師宜官南陽人也靈帝好書徵天下上書於鴻都門至數百人八分稱宜官為最大則一字徑丈小則方寸千言甚務其能而性嗜酒或時空至酒家因書壁以顧之觀者雲集酤酒多售

隸書

吳志曰張昭布善隸書

晉書云王羲之尤善隸書為古今之冠論者稱其筆勢以
為飄若游雲矯若驚龍深伯敦尊之所器重

晉中興書曰李克字弘度母衛氏廷尉展之妹也克少孤
母聰明有訓又善楷書妙兼鍾素世咸重之克從兄咸亦
善書

沈約宋書曰文帝善為隸書

又曰羊欣字敬元長隸書父又疑初為烏程令欣年十二
時王獻之為吳興太守甚知愛之獻之嘗夏月入縣欣着
新絹裙書寫獻之書裙數幅而去欣本工書因此彌善也
齊書曰王僧虔善隸書宋文帝見其書素扇歎曰非蛙蹄

倫子敬方當器雅過之

齊書曰周顒少徃外事車騎將軍臧質家得衛常敬隸書

法孝之甚能文惠太子使顒書玄圃茅齊壁國子祭酒何

徹以倒薤書求就顒換之顒笑曰天下有道求不與易也

三國典畧曰周白石縣男趙文深以題榜之功除魏興郡

守文深字德本南陽死人也少善楷隸有鍾王之則當時

書唯文深及龔携而已王褒尤善書文深誓恨形於言色

後知好當難及改習褒書竟无所成轉被譏議謂之李步

耶鄆蓋至於碑榜人莫之逮褒亦推之宮殿樓閣皆其迹

也世宗令至江陵書景福寺碑蕭察觀而羨之

陳書曰蕭引善隸書隸為當時所重高宗嘗披奏事指引

署名曰此字筆勢翻上似鳥之欲飛引謝曰此乃階下便其羽毛耳

唐書曰簡穆好古博雅尤工隸書自貞觀末徵之際虞世南褚遂良時人宗其書跡自後罕能繼者穆外祖魏徵家圖籍所有虞褚舊跡穆銳精模倣筆勢迥麗當時无及之者

書斷曰隸書者秦下邳人程邈所作也邈字元岑始為縣獄吏得罪始皇幽繫雲陽獄中覃思十年益小篆方圓而為隸書三千字奏之始皇善之用為御史以事煩篆家難成乃用隸書為隸人佐書故曰隸書

又曰和帝時賈勳撰滂喜篇以蒼頡為上篇訓纂為中篇滂喜為下篇所謂三蒼頡為上篇也皆用隸字寫之隸法出茲而唐鄺善長水經注曰臨淄人綏古家得棺前和外隱起為隸字言齊太公六代孫胡公之棺也唯三字是古餘同今書隸字出古非始於秦也

成公綏隸勢曰蟲篆既繁草篆近為適之中庸莫尚於隸草書

東觀漢記曰北海靜王睦善草書臨病明帝驛馬令作草書尺牘十首焉

范曄後漢書曰張超並善於草書妙絕時人

魏志曰劉真轉五官將文學文帝噐之命真同草書曰

晉書曰王獻之時議者以為羲之草書江右中朝莫有

及者獻之骨力遠不及父而媚趣過之

又曰衛瓘字伯玉與尚書郎燉煌素積俱善草字時人號

之一臺二妙漢末張芝善草書論者謂瓘得伯英之筋靖

得伯英之肉

北齊書曰趙仲將善草書雖與子弟書字皆楷正云草不

可解若放之於人即似得輕易若當家卑幼又恐其疑

三國典畧田蕭子雲齊豫章王獻文之子有文學工草書

與兄弟子顯子昭齊名少子時又善書梁武帝稱之曰

子敬之迹不及逸少蕭特之書遠逼其父

陳書曰文帝時軍人丹徒盜發晉郗曇墓獲晉右軍將

軍王羲之書及諸名賢遺跡事覺其書並沒縣官成于秘

府文帝以伯茂好古多以賜之由是伯茂大工書其得法

軍之法

唐書曰賓知章善草書好事者供其牋翰每紙不過數十

字其傳寶之時有吳君張旭亦與知章相善而好酒每而

後號呼狂走索筆揮灑變化無窮若有神助時人號為真

三輔决錄曰趙襲字元嗣為燉煌太守先是杜伯崔子王

以工草稱於前世襲與羅暉亦能草頗自務誇故張伯英

與襲同郡太僕朱賜書曰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方餘

也

趙一非草書曰夫草書之興也其於近乎上非天象所垂

下非河洛所吐中非聖人所造蓋秦之末官書頽穴戰攻

下非河洛所吐中非聖人所造蓋秦之末官書頽穴戰攻

並作軍書交馳羽檄分飛草趨急速示簡易之指
非聖人之業也今之草草者不思其簡易之旨直以為村
崔之書龜龍所見也齟齬以上苟任法草者廢蒼頡史籀
竟以杜崔為楷私書相与云適迫遽故不及草七本易而
速今反難而遲失指多矣夫杜崔張子皆有超俗絕世之
才博學余暇遊手于斯後世慕焉專用為務鑽堅仰高忘
其罷勞夕惕不息具不暇食十日一筆月數丸墨領袖如
早脣齒當墨雖隨衆坐不違談戲展指盡也見肩蘇味切
也出而猶不休輟然其為字無益工拙亦效頓者之增醜
草步者之失節

王右軍自叙草書勢曰晉時也伯侯爭長簡檄相傳望烽

走駟止以篆隸之難不救其速遂作走急之書蓋今草書
也其先出自杜氏以張為祖以衛為父索苑者叔伯也二
王父子可為兄弟薄為瘕息羊為僕隸自而叙之亦不失
蒼公觀鳥跡之意即體其速密意有僞儻或不飛走流注
之勢驚竦峭絕之氣滔七閑雜之容卓犖調宕之志百體
千形而逞其巧豈可一杏而論哉

書斷曰好淳云作草為葉咄察曰草猶籠書為本曰藁蓋
初文議出於其草書之先曰於草

又曰晉王逸少妻郝氏甚工書七字獻之最知名玄之疑
之徽之操之並工草書事之事華亦善書其為君
舅重焉獻之尤善草書於父於張爾後改變制

度別初其法率意而...之逸少莫之與京齊
謝朓字玄暉風華整...
猶傳暮川上則餘暉照人晚...則飛花滿目
宋蕭思話工書學於羊欣得其真妙尚連畫望勢不斷絕
雖無奇峰壁立之秀可謂有功矣袁昂云羊貞孔聖早肅行
范篆各一時之妙也

飛白書

宋書曰王僧虔為尚書令嘗白書題尚書殿曰圓行方正
物之定質修之不已則溢高之不已則躓引之不已則遺
是故去之宜疾當時嗟賞以此銘座右

唐書曰劉洎除散騎常侍洎性疎散敢言太宗嘗上王羲之
書尤善飛白嘗宴三品已上於山武門常操筆作飛白

賜群臣或乘酒爭取於帝手洎登御座引手得之皆奏曰
洎登御牀罪當死請付法帝笑曰昔聞婕妤好尚筆今見常
侍登牀

馬周太宗嘗以御筆賜周公飛白書曰鸞鳳凌雲必資羽
翼朕肱之寄誠在忠良

高宗為飛白書以賜侍臣賜戴至德曰泛洪源
初後曰飛九霄假六翮賜李玄敬曰資啓沃
業拾遺曰大業年煬帝將幸江都命越子侑留守東都宮
女半不隨駕爭泣留帝攀車情別指血染鞅帝不迴因飛
白題二十字留賜宮妓云我夢江都好征遼亦偶然但留

顏色在離別止今年

唐會要曰貞觀十八年五日端午太宗為飛白書作鸞

鳳虬龍蛇等字筆勢驚絕謂司徒長孫無忌吏部尚書楊

師道曰五日舊俗必用服詎相賀哉今各賀君飛白扇二

枝庶動清風以增美德

書斷曰飛白書者後漢左中郎蔡邕所作也王隱王愔並

云飛白變楷制也本是宮殿題署勢既勁大字宜輕為不

肅名為飛白王僧虔云飛白是八分之輕者雖有此說案

漢靈帝嘉平年詔蔡邕作聖皇篇七戒詰鴻都門上時方

修飾鴻都門伯喈待詔門下見役人以聖帝成字心有怙

焉歸而為飛白之書漢末魏初並以題署宮閣其體有二

初法於八分窮微於小篆自非蔡公設妙豈能請此可謂

勝寄冥通縹緲神仙之事也

法書要錄曰飛白本是八分之輕者全用指法吳時張弘

好學不仕常着烏巾時人號作張烏巾此人特善飛白能

書者鮮不好之

章草書

晉書曰王羲之書初不勝吏異却愔及其暮年方妙常以

章草答庾亮而翼深歎伏因與羲之書云吾昔有伯英章

草十紙過江顛俱遂乃忘失常歎如迹求絕忽見足下答

家兄書煥若神明頓若獲寶

書斷曰章草書漢黃門公所傳也常李誕並云初

漢而有草法不知其誰蕭... 游作急就草解散隸
體屬書之漢俗隨簡漸以行之是也

又曰索靖字義安善草草出于帝... 峻險過之自山形中
裂水拂懸流雪嶺孤松冰河危石其堅勁則古今不逮後
漢徐幹字伯章善草草班固與弟超書稱之曰得伯章與
藁知識讀之莫不歎息實亦藝由已立名自人成後有蘇
班者平陵人也五歲能書甚為伯章之所稱

又曰後漢張伯英... 伯度章草迹循逸少增減元帝直
書雖潤色開華精於斷割美則美矣至若高深之到質素
之風俱不逮其神也然名為今古之獨步

又曰章伯英草書急就草字皆一筆而成合於自然所謂
變化之極楊欣云張芝皇象鍾繇索靖時並號書聖張芝
善草草書崔瑗云龍驤豹變青出於藍又物為今草天縱
尤異空意超曠無措是非若清澗長源流而無限索回崔
谷任於造化至於蛟龍駭馱奔騰掣曳之勢手隨心變窈
冥不知其所如也精熟神妙冠絕... 世不易之法
式不可以智識不可以力求若上... 游乎沉熟之鄉奮鳳
翔乎大皇之野常伸將謂之... 聖言徒言也

又曰後漢張昶字文舒伯... 尤善草草
家風不墜奕葉精華書類... 聖

又曰後漢杜度字伯度京... 大夫延年會

孫章帝時爲齊相善草書章帝云史記始草書傳之不絕其能又絕其跡荆其神妙其唯杜公子常評杜氏傑有骨力而字畫微瘦崔氏法之書體甚濃結字工巧持不及張芝嘉而學焉轉精甚巧可謂草聖超前絕後獨步無雙矣

行書

書斷曰後漢潁川劉德字君嗣造行書即正書之小僞務從簡易相間流行故謂之行書王愔云普世以來上書者多以行書著名昔種元常善行狎書是也昇後王子之獻之並造其極焉

又曰劉德開桓靈之時以造行書擅名一草荆亦豐妍風流宛灼獨步當時胡昭鍾繇晉帥其法而胡書體絕瘦亦各有德升之美也

又曰晉王羲字敬仁善行書嘗就右軍求書乃寫東方朔書讚與之王僧虔云敬仁書殆窮其妙王子敬每省之出上逼人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五十

工藝部七

數

數

畫

說文曰筭長六寸計曆數者也從弄付言常弄乃不誤也
易曰大衍之數五十有蓍大衍天地之數也成凡十天數二十有
五地數三十九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
鬼神也

周禮曰保氏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六曰九數即九數

公曰粟米差分少廣商王均輸方呈數
論不取方變今有重差外架旬服也

漢書作歷志曰數者一十百千萬也所以筭數事物慎性

命之理也

又曰武帝時桑弘羊以計筭卒年十三為侍中

又曰宣帝時大司農丞耿壽昌以善筭為工得來於上

又曰計商善為筭者五行論筭述二十六卷

又曰張蒼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又善筭律歷故令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

兵志曰顧譚每省簿書未嘗不筭徒屈指心計盡發疑謬下吏以此服之

又曰趙走河南人也治九宮一筭之術察其微旨是以能

應機立成對問若神使人取小豆數升播之席上立言其數驗覆果信嘗過其所知故知故程之具食食畢謂曰倉

卒乏酒又無肴肴無以叙意如何達因取盤中隻筋再三

縱橫之乃言卿東壁下有美酒一斛又有鹿肉三斤何以

辭無主人笑曰以卿善筭欲以相試耳遂出酒酣飲又有

書簡上作千萬數着空倉中封之令達筭之云但有名無

實其精微若是達寶惜其術自闕澤殷禮皆明儒善士屈

節就學秘而不告也太史丞公孫滕師事之累年賁酒拜

跪而請達曰吾先人得此欲圖為帝王師至仕來三世不

過太史即誠不欲復傳之且此術微妙頭乘尾除一筭之

法父母不相語初孫權行師征伐每令達有所推步皆如

其言問其法終不言由此見非達常笑謂諸星氣風術者

曰當迴筭帷幕不出戶牖以知天道而反書夜暴露以望

氣祥不亦難乎無何引筭自投乃歎曰吾筭盡某年月日其終矣達妻數見達效問而哭泣達欲弭妻意乃更筭言向者謬誤耳尚未也後如期死權聞達有書求之不得問其女乃發達棺一無所得法遂絕焉

王隱晉書曰王戎爲司徒好治孫公姬二人常以象牙等晝夜筭計家財

唐書曰僧一行姓張公謹之孫也初求效師資以窮大衍至天台山國清寺見一院古松十數門有流水一行立於門屏間聞院僧於庭布筭聲而謂其徒曰今日當有弟子自遠來吾筭法也已合到門豈無人導達也即除一等義謂曰門前水當却西流弟子亦至一行承其言而趨入稽首請法盡授其術焉而門前水果却西流

西京雜記曰定安嵩真明筭術成帝時人也直常以筭日剋其壽七十二真曰綬和元年正月二十五日晡時死矣書壁以誌之至二十四日晡時死妻曰真筭時見長下一筭欲以告之慮脫故不告之今按差一日也

又曰曹元理善筭術成帝時人也常從友人陳廣漢廣漢曰吾有二困米忘其石數子爲吾筭之元理以食筋十餘轉曰東困七百四十九石升七合西困六百九十七石八升遂署困門後出來西困六百九十七石九升中有一鼠大可一升妻困無差元理後歲復過廣漢以米數告之元理以手擊牀曰遂不知鼠之殊木不如剝而皮矣廣漢爲

之及酒脯數斤元理後筭曰千牛產二百犢萬鷄將產五百鷄羊豕鵝鴨皆道其數莫旅有藪悉知其所乃曰如此貨業之廣何供廣漢慙曰有倉卒賓無倉卒主人元理曰俎上蒸豚一頭厨中荔枝一盤皆可以為設廣漢再拜謝罪入取之盡日為歡其術後傳南季七傳項滔滔傳子陸皆得其分數而失其玄妙焉

老子曰善計者不用籌策

尹文子曰數十百萬億七萬千百十皆起於一推之億七無差矣

山海經曰帝今豎亥步自東極至於西極五億千罷罷萬九千八百八十步豎亥右手把筆左手指青丘曰五萬十

萬九千八百

博物志曰南郡宜城王子山到泰山從鮑子真學筭

異苑曰晉安有越王餘筭策長尺許白者似骨黑者似角云越王行海作筭有餘棄之於水生焉

風俗通曰十十謂之百十百謂之千十千謂之萬十萬謂之億十億謂之兆十兆謂之經十經謂之垓十垓謂之捕十捕謂之選十選謂之載十載謂之極有物者有事者紀於此矣過此往者則其數可紀其名未之或聞也夫數一為持侯奇隻二為再兩隅三為參四為乘賈誼書曰數度之道以六為法數度之始十於微細有形之物莫細於毫是故立一毫以為度十毫為釐十釐為分十分

為寸十寸為尺備於六故先王以為天下用也

周髀曰周公問於殷高曰寡人聞子大夫善數

語林曰鄭玄在馬融門下三年不得見令高足弟子傳授

而已融筭嘗渾天合召玄令筭一轉便决衆咸駭服

謝察微筭經曰易稱太極是生兩儀蓋數之先也自隸首

作術容成造曆顯筭斯興故也

一位筭法曰萬七穰為載數之極矣或問之曰何以數之

為載按孫子筭經云古者積錢上至於天天不能容下至

於地地不能載天不能蓋地不能載故名曰載

又曰按司馬遷史記云自秦孝公時商鞅獻三術內一開

道計陌以五尺為步二百四十為畝

又曰案千乘之圖周之制度司馬法六尺為步七步為畝

是古之制也

發象筭經曰問云度之起七於何答曰度之起七於忽忽

是神虫口中吐絲名也十忽為一絲十絲為一毫

筭經曰量之起七於何答曰量之起七於粟粟是陰陽而

生從六甲而出故六粟為一圭十圭為一抄

筭經曰秤之起七於何答曰秤之起七於黍黍是三稜草

子也黍為一象十象為一銖

畫

釋名曰畫繪也以五色繪物上也

周禮曰畫績之事雜五采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

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玄地謂之黃青與白相次也
赤與黑相次也玄與黃相次也凡畫績之事後素工
論語曰繪事後素

史記曰武帝衛太子廢後上居甘泉宮召書周公負成王
圖於是左右群臣知上意欲立少子也

又曰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宣帝思股肱之美圖畫其人
於麒麟閣法其狀貌署官爵姓名

又曰李天人早卒帝圖畫其形於甘泉宮

又曰金日磾母教誨兩子甚有法度武帝聞而嘉之病死
詔圖於甘泉宮曰休屠王閼氏日磾每見畫常拜向之涕
泣

東觀漢記曰馬援還誡兄子曰畫虎不成反類狗也

又曰宋弘嘗譴見御座新施并風圖畫列文世祖教顧祖
之弘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帝撒之

范曄後漢書曰光初元年置酒鴻都門畫孔子及七十二
弟子之像

又曰明帝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於中國圖畫形像焉

又曰顯宗圖畫建武中名臣列將於雲臺以椒房故牖馬
獨不及馬援東平王蒼觀圖言於帝曰何故不畫伏波像
帝笑而不言

又曰陳紀字元方父憂殆將滅性豫州刺史嘉其至行上
書畫像於城以厲俗

魏書曰曹休祖父嘗為吳郡太守休見壁上祖父畫下榻拜而涕泣

魏氏春秋曰徐邈善畫作走水獺標於水濱郡獺集焉

晉書曰顧愷之尤善丹青謝安深重之謂有蒼生以來未之有也愷之每畫人成數年不點目睛人問其故答曰四體妍蚩本無關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兩目仲嘗悅一隣女挑之弗從乃面其形於壁以棘針釘其心女遂患心痛愷之因致其情女從之遂密每重稽康四言詩因為之圖常云手揮五絃易目送歸鴻鞋每寫人形妙絕於時嘗畫紫簪像頰上加王毛觀者覺神明殊勝又為觀鯤像在西巖裏云此子宜著正堅中欵圖殷仲堪上有目疾固辭愷

之曰明府正為眼耳若明點瞳子飛白佛使如輕雲之散月豈不美乎顧愷之常以一厨畫棚題其前寄桓玄所玄始云未開愷之見封題如初但失其畫真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亦猶人之登仙子無怪色

又曰王獻之桓温常使畫扇筆落因畫作為鳥駁特牛甚妙

劉毅傳曰毅平桓玄入建康初桓玄於南州起齋悉畫盤龍於其上號為盤龍齋毅小字盤龍至是遂居之

晉書曰韓支字景先龍舒長鄧林婦病積年垂死醫巫皆息意支為筮之使畫作野指著卧處屏風上一宿覺佳於是遂瘥

齊書曰柴陽毛惠遠善畫馬彭城劉真善畫婦人當世
為第

又曰齊王秀之字伯奮仕侍中時京測優遊秀之彌所欽
慕乃令陸探微畫其形與已相對

又曰王亮字叔奉臨沂人也齊竟陵王良開西邸延賢後
使工畫其像亮亦預焉

梁書曰伏曼容素美風彩帝常以方稽叔夜使吳人陸探
微畫叔夜像以賜之

又曰昭明太子好士愛文劉孝綽與陳郡殷芸吳郡陸倕
瑯琊王筠彭城劉洽等同見賓禮太子起堂乃使畫工先
圖孝綽

後魏書曰閻羨業朝中皆畫祖父形入曾祖祿廟昔像曰
此渠大英雄生禽數天子次入祖義隆廟指像曰此渠不
惡次入駿廟曰此渠大好色顧謂左右曰此渠大驢鼻即
令畫工驢駿像鼻也

北齊書曰廣陵王孝珩於廳上畫蒼鷹見者以為真焉

又曰魏收字伯起詎鹿曲陽人也兼尚書僕射帝於華林
園別起玄州苑備極山林樓觀之麗詔於閣上畫收容像
其見重如此

陳書曰顧野王傳曰宣城王為揚州刺史野王及瑯琊王
褒並為賓客王甚愛其才野王又對丹青善畫寫王於東
府起齋乃令野王畫古賢命王褒畫之時人稱為一絕

唐書曰張昌宗嘗命畫工畫寫武三思及納言李嶠鳳閣侍郎蘇味道夏官侍郎李迥秀麟臺少監王紹宗等十八人形像號爲高士圖

又曰薛稷善畫傳彩古跡睿宗在藩晉意於小學稷於是特見招引

又曰韓滉尤工書兼善丹青以繪事非急務自晦其能未嘗傳之

又曰王維書畫特臻其妙筆蹤措思參於造化而創意經圖即有所缺如山水平遠雲峰石色絕迹天機非繪者之所及也人有得奏樂圖者不知其名維視之曰霓裳第三疊第一拍也好事者集樂工按之一無差誤咸服其精思也

又曰閻立本雖有應務之才而猶善於圖畫寫真秦府千牛學士圖及貞觀中凌烟閣功臣圖並立本之跡也時人咸稱其妙太宗嘗與侍臣學士泛舟於春苑池中有異鳥隨波容與太宗擊賞數次召立本今寫之時閣外傳呼云畫師閻立本時已爲主爵郎中奔走流汗俛伏池側手揮舟粉瞻望座賓不勝魏赧及退戒其子曰吾少好讀書幸免面墻綠情染翰頗及儕流唯以丹青見知躬廝役之務辱莫大焉汝深戒勿習此末技

唐李寶臣爲成德軍節度使寶臣謂朱滔使曰聞朱公貌如神得而知之願因繪事而觀可乎滔乃圖其形以示之

寶臣懸於射堂命諸將熟視之曰朱公信神人也
鍾坑良史傳曰鄭純字長伯廣漢人也爲永昌太守清廉
獨絕及卒列畫吏觀

三齊畧記曰秦始皇求海神相見神云我形醜約莫圖
我形當與帝會始皇入海三十里與神相見左右有巧者
潛以脚畫神形神怒帝負約乃令帝速去始皇即馬前脚
猶立後脚隨陷僅得登岸畫者溺死

續齊諧記曰魏明帝遊洛水水中有白獺靡淨可憐見人
輒去帝顧玩終不可得侍臣景山曰臣聞獺嗜鱸魚乃不
避死可以此候之乃目畫板作兩生鱸魚懸岸於是群獺
競赴遂一時執得帝嘉之謂曰不聞鄉知畫何其妙也答
曰臣亦未嘗執筆人之所作者自可庶幾耳帝曰是善
用所長者也

西京雜記曰元帝後宮旣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圖其形
按狀幸之諸宮人皆賂畫工多者一萬王昭君不肯遂不
得見後匈奴求美女人帝案圖以昭君行及召見貌爲第
一帝悔之而名籍已去乃按其事畫工弃籍昔畫工有挂
陵毛延壽爲人好醜老少必得其真安陵陳敞新豐劉白
龔寬並工牛馬人形杜楊望亦善畫尤善布色樊育亦
善布色同日棄市京師畫工於是差稀

拾遺記曰周靈王時有韓房者目深骨圓來獻王馳房長
二丈垂髮至膝周人見之如神明矣以丹砂畫左右手爲

日月盈缺之勢不異真焉可照百餘步又噴水為雲蔽虧其側靈王視之忽不知所在或云果大

又曰秦始皇二年嘗涓國獻善畫者名烈商口含丹黑噴壁即成龍雲之像以指歷地若繩分矣轉手若規方寸之內四瀆五岳列國莫不悉備畫為鳳鸞皆軒七若行也

韓子曰客有為齊王畫者王問曰畫孰最難對曰狗馬最難孰為最易對曰鬼魅最易夫狗馬人之所知也旦暮覩於前不可類之故難也鬼魅無形無形者不可覩故易也

淮南子曰畫西施之面者美而可悅觀孟賁之且者大而可畏

又曰宋畫吳冶新从口體甚為微妙 堯舜之聖不能及也 抱朴子曰衛協張黑有畫工之名

華陽國志曰漢嘉郡以御雜夷宣炫 惟之乃雕飾城墻華畫府寺及諸門作山神海靈窮奇鑿齒夷人出入恐驟馬或憚之趨趨

說苑曰齊起九重之臺國中有一能畫者則賜之錢狂卒故君居常飢寒其妻端正敬君工畫食賜畫錢夫家日夕思念其婦遂畫其像向之喜笑旁人見以白王匕以錢百萬請妻敬君惶怖許聽

世說曰戴安道為范宣畫南都賊圖凡宣看而咨嗟焉 俗說曰顧虎頭為人畫扇作阮藉稽康都不點眼睛送還

翁主曰點眼睛便欲能語

論衡曰人好觀圖畫夫所畫者古之死人也見死之面執與視其言行古昔之遺文竹帛之所載粲然豈徒墻壁之畫哉

世本日史皇作圖

新序曰葉公子高子之門亭軒牖皆畫龍形一旦真龍垂頭於窓掉尾於戶烈公驚走失指焉

風俗通曰按百家書云公輸般之水工見螽謂螽曰開汝厘見汝形螽遂出頭般以足畫圖之

古今名畫錄曰哥有史道碩畫出家十月圖為世所珍

孫鳩之述畫曰漢靈帝詔蔡邕圖赤泉侯楊喜五世將相

形像於省中又詔邕為讚仍令自畫之邕畫書于時猶擅可謂備三美矣

又曰劉哀漢靈帝時作雲漢圖人見之曰然覺熱更畫北風圖熱者還覺涼

魏陳思王畫讚序曰蓋畫者鳥書之流也昔明德馬后美於色厚於德帝用喜之嘗從觀畫過虞舜之像見娥皇女英帝指之戲后曰恨不得如此人為妃又前見唐堯之像后指堯曰嗟乎群臣百寮恨不得戴君如是帝顧而咨嗟焉

晉傳咸畫像賦序曰光有畫卞和之像者以為臧文仲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卞和自刖以有證相去遠矣戲畫

其像於卞子之旁特赤其面以示猶有慙色宋炳山畫叙
曰豎畫三寸寔當千仞之高橫墨數尺實體百里之迥
晉王彪之自序曰余自求致仕詔累不聽因扇上有二疏
畫作詩一首以述其美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五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五十一

工藝部八

畫下

歷代名畫記曰夫畫者敷教化助人倫窮神變測幽微與
六籍同功四時並運發於天然非由述作古先聖王受命
應錄則有龜字効靈龍圖呈寶自巢燧已來皆有此瑞迹
映乎瑤鏡事傳乎金冊庖犧入受於榮河中典籍圖書萌
於黃帝以得於溫洛中皇倉倉

比之書價則顧陸
鍾張僧繇可同逸少書

成畫非歲月可就
交於畫自古而然今

定貴賤以漢魏
上古則趙岐劉哀蔡

晉宋為中古則明帝最備其流是也以齊梁北齊後
魏陳後周為下古則姚曇謝靈運劉焯毛惠遠元帝袁昂張
僧繇江僧寶揚子華田僧亮劉殺鬼曹仲達蔣少遊楊乞
德顧野王馮提伽之流是也隋及唐為近代之價則董伯
仁展子虔孫尚子鄭法士楊契丹陳善見張孝師范長壽
尉遲乙僧王知慎閻立德之流是也

又曰若言有書籍豈可無三史顧陸張吳為正經楊鄭
董展為三史其餘畫迹為百室不

又曰昔謝赫云畫有六法一曰氣韻二曰骨法用筆三曰

應物象形四曰隨類賦彩五曰經營位置六曰傳模移寫

自古畫人罕能兼知試論曰古之畫者或有遺其形似而
尚其骨氣以形似之外求其畫此難可與俗人道也令人
畫縱得形似而氣韻不生以氣韻求其畫則形似自在其
間以上古之畫迹敷意澹而雅正顧陸之流是也中古之
畫細密而精緻以臻麗展鄭之流是也夫像物必在於形
似須全其體氣骨形似皆本於意而歸乎用筆故工畫者
多攻畫然則古之嬪臂纖而骨束古之馬喙尖而腹細古
之臺閣竦峙古之服飾容曳故古畫非獨變能有奇異也
抑亦物象殊也

又曰徧觀畫唯顧生畫古賢得其妙理對之令人終日不

倦寔神遐想妙悟自然物我兩忘形去智身固可使如
槁木心固可使如死灰不亦一理乎所謂畫之道也
又曰漢張衡字子平昔建州瀋城縣山有獸名駭神豕身
人首狀貌惡百鬼畏之好出水邊石上子平往寫之獸入
潭中不出或云此獸畏畫故不出可去紙筆即去之獸果
出子平拱手不動潛以足指畫獸今號畫獸潭

又曰昔張芝學崔瑗杜度草書之法因而變之以成今草
字之體勢一筆成氣脉通連行不斷唯王子敬明其深
旨故後首之字往上一繼其前行世謂之一筆書其後陸探
微亦作一筆畫綿連不斷故知書畫用筆同法陸探微精
利潤媚奇絕妙名高宋代時無其倫

又曰魏曹植言觀畫者見三皇五帝莫不仰戴見三季暴
主莫不悲惋見篡臣賊嗣莫不切齒見高節妙士莫不忘
食見忠節死難莫不抗首見忠臣孝子莫不歎息見淫夫
如婦莫不側目見令妃順后莫不嘉貴是知存乎鑒者何
如也

又曰蜀諸葛亮字孔明華陽國志云南夷其俗徵巫鬼好
盟詛要質諸亮乃為夷作圖先書天地日月君城府次畫
神龍及牛馬駝羊後畫部主吏乘馬幡蓋遠行安卹又畫
夷牽牛負酉賚金寶詣之以賜土夷甚重之

又曰曹不興吳興人也孫權使屏列設落筆點素因就
成蠅狀權疑其畫以手彈之時無所異八色張以吳城鄭云八

善相劉惇善星術云古侯風氣不與善言赤烏中不
興之青溪見赤龍出水上寫獻亦皓也應至宋朝陸探
微見畫數其妙因工清溪復見此畫與時累月亢旱祈禱
無應乃取不興龍置水上應時雨水成霧累月霽霽謝赫
云不興之迹代不復見秘閣內一龍頭而已觀其風骨擅
名不虛在第一品矣

又曰晉顧愷之字長康嘗於瓦官寺北殿畫維摩詰畫訖
光輝月餘日京師寺記云興寧中瓦官寺初置僧衆設會
請朝賢鳴刹注錢其時士大夫與有過十萬者長康既至
直打刹注百萬長康素貧衆以爲大言後寺衆請勾疏長
康曰宜備一壁遂閉戶往來一月餘日所畫維摩詰一軀

工畢將欲點眸子乃謂寺僧曰必弟一日見請施十萬第二
日可五萬第三日可任例責施又開戶光照一寺施者填
咽俄而得百萬錢愷之嘗云及人物最難次山水次狗馬
臺閣一定器耳差爲易也斯言但付之至於鬼神人物有生
動之狀須神韻而後形像若氣無明不周空陳形像非妙也
又曰宋朝顧愷之常結構高樓以爲尺所每登樓去梯家
人罕見若時暑融朗然乃合毫一大地陰慘則不操筆今之
尺人筆墨混於塵埃丹青和其以滓徒污綃素豈曰繪尺
自古善畫者唯衣冠貴胄即逸士高人振妙一時傳芳千
祀非閭閻鄙野所能爲也

又曰南齊宗測字敬微炳之孫也善畫傳其祖業時欲遊

名山乃寫祖炳所畫尚字平圖畫隱廬山居炳舊宅畫
阮籍遇孫登於行章障上坐卧之又畫水業寺佛景臺
皆稱妙絕

又曰南齊謝赫姚最云點刷精妍人物不俟對看所須一
覽便歸操筆自想毫髮皆無遺失麗服靚粧隨時變改直
眉曲鬢升世爭新別体細微多從赫始遂使委巷逐末皆
類效嘖至於氣韻精靈未窮生動之致筆路纖弱不副雅
致之懷然中興已後書人馬貴任沈標下毛惠遠上

又曰南齊劉填字士温城人少聰惠多才藝攻書畫嬪
嬀當代第一謝云用意綿密畫体簡細筆力困弱制置
單省婦人最佳但纖削過差譏尚失真然玩之詳熟甚有

文能

又曰南齊毛惠遠梁陽七武人也善畫馬時劉填善畫婦
人並當代第一布青碧一千曰百斤供御畫用錢六十五
萬有言惠遠納利者勅尚書評價二十八萬家徒壁立甚
悔痛之慧遠弟慧秀宋明中待詔秘閣世祖時北伐命慧
秀畫漢武北征圖中書即王融監掌具圖成帝極重之置
瑯琊臺上每披覽馬

又曰北齊楊子華世祖時任直閣將軍嘗畫馬於壁夜聽
蹄切齒長鳴如索水草圖龍於素舒卷輒雲氣繁集也世
祖重之使居禁中天子號為畫聖非有詔不得與人畫時
王子善基通柱號為二絕

又曰此齊劉利鬼與楊士華同時世祖俱重之畫閔雜於
壁間帝見之為生拂之方覺嘗在禁中錫賴巨萬任梁州
刺史

又曰梁元帝名繹字世誠善畫曾畫聖僧武帝親為贊之
任荊州刺史日畫蕃客入朝圖帝極稱善又畫職貢圖并
序畫外國來獻之事長安方智字實相尤能寫真坐上賓客
隨容黠染即成數人問其里兒皆識之

又曰梁蕭賁字文貞蘭陵人也多詞學工書畫曾於扇上
畫山水咫尺之內見萬里生可知姚最云雅性精密後來難
比含毫命素動必依真字不為人自娛而已人問深見其
匹

又曰陶弘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幼有異操年十歲讀書
見葛洪神仙傳便有隱逸之志居茅山號華陽隱君好著
述明喪藝武帝嘗欲徵用隱君及二牛以金籠頭牽之一
則麗迤就水草武帝知其意不以官爵逼之

又曰梁武帝時張僧繇吳人也天監中為武陵王國侍郎
真秘書閣知事武帝宗飾佛寺多僧繇尺之時諸王在
外武帝思之遣僧繇乘傳寫貌對之如面江陵天皇寺明
帝置也內有栢堂僧繇尺盧舍那佛及仲尼十哲帝怪問
釋內如何尺孔聖僧繇曰後當賴此耳及後代滅佛法焚
天下寺塔獨以殿有宣尼像乃不令毀拆又金陵安樂寺
畫四龍不點眼睛即恐飛去人以爲妄誕固請點之遂

點二龍須臾雷電破壁兩龍騰乘雲上天二龍未點眼睛者見在又畫天竺二胡僧侯景亂散圻焉一僧為唐右常侍陸堅所寶堅疾篤夢一胡僧告云我有同友離祚多時今在洛陽李家若求合得之當以法力助君陞以錢帛果於其處購得之其疾乃愈劉長卿為記述其事張畫有所靈感不可悉記

又曰北高孝珩世宗第也二子卦廣寧郡王尚書令大司徒博涉多才藝會於廳壁上畫蒼鷹觀者疑其真鳩雀不敢近又畫朝士圍詩時絕妙

又曰隋楊契丹官至上儀同僧牒云六法備詠甚有骨氣山東體制允屬伊人在閣立本下契丹之迹非不雄富李

云田楊聲伴董展昔田楊與鄭法士同與京師光明寺及下塔鄭圖車北壁田圖西壁南壁楊畫外边四面是稱三絕鄭以簾蔽楊託以婚姻有對門之好又求楊及本楊引鄭至朝堂指宮闕衣冠車馬曰此是五尺本也由是鄭深歎伏又唐張孝師為驃騎尉尤善畫捕獄氣候幽黯孝師曾死復蘇且見冥中之成備得之具悉玄見其畫因效之為地獄變

又曰唐王隋子善山水幽致峰峦極佳也上言山水者稱隋子頭道子脚

又曰唐吳道子陽翟人也好酒便氣每欲揮毫必須酣飲李書於張太史旭賀監事知章之書不亦一因攻畫曾事道

遙公常斯立為小人因寫蜀道山水之景一日為一家其書
迹似薛少室亦以其利初之充州瑕縣尉玄宗耳入禁
中改名道玄因管不二傳氣一召一符及張懷瓘每云
吳生之畫下筆有神張僧繇身也可謂知言開元中
將軍裴旻善舞劍道玄觀之舞畢揮毫益進時又有公孫
大娘亦善舞西河劍氣渾脫張旭見之用為之書杜甫歌
行述其事是知書尺之藝皆須意氣而成亦非懦夫所能
作也

又曰唐盧稜伽吳生弟子也尺迹似六生但才力有限頗
能細畫咫尺間山水寥廓物象精備四變佛像是其所長
吳生嘗於京師尺搃持寺二門大獲永貨稜伽乃劣尺在
樓寺二門欽思開張頗臻其妙一日呂云生忽見之驚歎曰
此子筆力當時不及我今乃類我精奕畫矣居一月稜伽
果卒

又曰唐馮紹政尤善畫鷹鷂鷄雉畫具形態鬚眼角水毛
彩俱妙曾於禁中畫五龍亦稱其善有降雲兩威

又曰唐李思訓宗室也即林甫之伯父早以藝稱於當代
一家五大善並丹青高宗甚愛之畫栢一時之妙其畫山
水樹石筆格道勁湍瀨潏迴雲霧縹緲行都神仙之事實
然嶺壑之幽時人謂之大禮將軍也

又曰唐韓幹尤工畫馬初有人請明稱鬼使請馬一疋
韓君化馬焚之他日鬼使乘馬來謝其感神若此弟子孔

榮爲之上足

又曰唐張璪字文通尤工搨石山水亦異宏擅名矜伐一見驚歎異之璪用秃筆成以手摸空墨素因問璪所授璪曰外郎造化中得心源畢宏於是闕筆

又曰唐李漸善畫蕃馬騎射鵬放牧川原之妙筆迹氣調今古無儔李仲和能繼其藝而筆力不及

又曰天后朝章易之奏召天下匠工修內庫圖尺因使士人各推所長銳意模寫仍舊裝背一言毫不差其真者多歸易之

又曰唐朝吳道玄古今獨步前不見顧以陸後無來者授筆法於張旭此乃知尺書用筆同矣張既號書顛吳且爲書

聖神假天造英靈不窮

唐畫斷曰唐吳道玄窮丹青之妙大約宗師張僧繇玄宗天寶中忽思蜀中嘉陵江水遂假吳生驛遞令往圖之及迴帝問其狀奏曰臣無粉本並記在身心上遣于大同殿圖嘉陵江三百里山水一日而畢時有李將軍山水擅名亦畫大同殿數月方畢玄宗云李思順數月之功吳道玄一日之迹皆極其妙又畫殿內五龍鱗甲飛動每欲大雨即生煙霧吳生常持金剛經自當大寶中有庭光與之齊名潛畫吳生真雜講席衆人之中吳生觀之一見便驚語庭光云老夫貌醜何用圖之

又曰唐周昉字景玄郭子儀婿趙維常令韓幹寫真衆皆

稱善後又請坊寫真二人皆有名公常列一畫於座未能
定其優劣因趙夫人歸省公儼好問云此畫何人對曰進
即曰何者似曰兩畫摠似後善又問何以言之曰前畫空
得趙狀貌後善得其神氣情性笑言之婆公問後作者何
人曰周昉是日定其二畫優劣令送錦綵數百疋
又曰唐閻立本太宗時南有山猛獸害人太宗使驍勇者
捕之不得號王元鳳忠義奮發自往取之一箭而斃太宗
壯之使立本圖其鞍馬僕從皆寫其真無不驚伏其能太
宗幸玄都池鬪鷓鴣立本貌十八學士凌煙閣功臣等賞
亦輝映古

又曰唐高無忝京兆人也玄宗朝以畫名馬異獸擅名時
稱常四足無不妙也會見畫外國所獻獅子酷似其真後
獅子放歸本國唯畫者在圖時因觀覽百獸見之皆懼
又玄宗射獵一箭中兩野豬詔於玄帝北門傳寫貌在人
間乃妙之極也

又曰唐楊光畫石松山六出於人表初稱士謁盧黃門
館之甚厚知其丹青之妙意欲求之而未敢言楊邈辭去
復苦留之知其家在東中書省其友中書丞楊公感之
未知所報意因從之乃以畫求畫以丁孫世寶之意尚
難之遂月餘圖一松石雲物皆動造化人莫能觀之也
又曰唐宋法會稽人也以能化真本道薦之開元中召入
供奉每令寫真御容絕當於時玄宗時於鹿兎鷹等并

按舞圖真容皆受口寫說又太清蕭八真容匪唯龍鳳
姿日角天宇之壯而枝之如神氣之實天假其能也
閻今之後一人而已

又曰唐張萱景人也嘗畫貞公子鞍馬屏幃宮苑子女等
名冠於時善起草點簇以丹青臺竹樹花鳥僕隸皆極精
研

又曰唐王墨不知何許人也名冷善潑墨時人謂之王墨
多游江湖善畫山水栢松雜樹等性踈野好酒每圖障與
醉之後以墨潑之脚拖手抹或杖或幹隨其形象爲山爲
竹爲樹應心隨意倏居造化圖成雲霞澹上風雨蕭上不
見墨汚之跡也

又曰唐李靈龜落魄不拘檢每圖一障非其所歡不可強
也以酒生思傲然自得王公之尊寒暑之夕若山水竹樹
一點一抹成於自然或即峰際孤雲或即島嶼極海非常
制也

又曰唐張志和字子同號煙波子常釣魚洞庭初顏魯
公在吳只知其高節以漁困五首贈之乃圖爲卷軸隨句
賦象人魚鳥獸風雨雲月依字成形各臻其妙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五十二

工藝部九

巧

釋名曰巧者合異類成一體

禮曰無作淫巧以蕩上心

又曰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公輸若尚幼未知禮也

歛般請以機封歛下官于椁般請代之而欲當其伎巧也見若堂

將從之般之賜公肩假曰不可般爾以人之母嘗巧則

豈不待以以己字言言中有能也力者身借於

又曰曰巧之室則有與作作機功非也

周禮曰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天工司時之職亦屬其

也。今者創物謂世間木作者是也。物巧者迷之，守之世謂之工。必精器，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事無非也。燦金以為刃，鑿土以爲器，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此皆聖人也。聖大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爲良。時寒溫也，氣剛柔也，良善也。

續漢書曰：張衡性情微，有工藝，作地動儀，以精銅鑄其器，圍徑八尺，銅形似傾尊，其蓋穿隆，飾以篆文，外有八龍首，啣銅丸，下有蟾蜍承之。其正發機，皆隱在樽中，周際無餘，如一體焉。地動機發，龍即吐丸，蟾蜍張口受丸，擊乃振揚。司者覺知，即省龍機，其餘七首不發，則知地振所從起。來也。合契若神，觀之莫不服其奇麗，自古所來未常有也。

蜀志曰：諸葛亮性巧，隕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意自爲。晉書曰：嵇康性絕巧，而好鍛，宅中有一柳樹，甚茂，乃激水環之，每夏月居其下，以鍛。

晉紀曰：宋王爲園，慕容超張網，巧絕於人。乃使網大治，安具於是，城上火石弓弩，無所用之。

晉陽秋：月三葛衡字思立，明達夫官，能爲机巧，改作渾天儀。

又曰：衡陽區紙者，甚有巧思，造作木室，作一婦人居其中，人扣其戶，婦人開戶而出，當戶再拜，還入戶內，閉戶。又作鼠市於中，四方丈餘，有四門，門中有一木人，縱四五鼠，欲出門，木人輒推木掩之，明門如此，鼠不得出。又作指南車。

及木奴今春穀作米中宗聞其巧詔備尚方左校

沈約書曰石虎使解飛姚與令紙生造指南車未武帝
平長安始得此車戎狄所制不甚至精雖有南多不審
正迴曲平處猶須人力正之范陽人祖冲之甚有巧思常
謂宜更構造順帝昇明末齊王爲相命冲之造爲其制甚
精百屈千迴未嘗移變

北齊書曰高隆之性小巧至於公家羽儀百戲服制時有
改易不循舊典時論非之

文士傳曰張衡嘗作木鳥假以羽翮腹中施機能飛數里
後趙錄曰邴輔樂陵人也好孝多才藝巧思機智妙於當
時襄國宮殿臺榭皆輔所營也

馬鈞別傳曰鈞子衡扶風人巧思絕世不自知其爲巧也
居貧舊綾機伍十綜者伍十躡六十綜者六十躡鈞乃易
以十二躡其異文奇變因而作猶自然而成形陰陽之無
窮

蒼洪神仙傳曰葛田者蜀人也刻木作羊能行一旦騎羊
入山遂云得仙未知指何具也

鄴中記曰石虎有指西車及司里車又有舂車木人及作
行碓於車上動則人蹋碓行十里成米一斛又有磨車置
石磨於車上行十里輒磨十斛此車皆以朱彩爲飾唯用
將軍一人車行則衆巧並發車止則止中御史解飛尚方
人朱靈變所造虎至性好佛衆巧奢靡不可紀也嘗作置

車廣丈餘安四輪作金佛像坐於車上九龍吐水灌之又作一木道人恒以手摩佛心腹之間又十餘木道人長二尺餘皆披袈裟繞佛行當佛前輒揖禮佛又以手撮香投爐中與人無異車行則木人行龍吐水車止則止亦解飛所造也

玄中記曰魯班以石爲禹九州圖令在格城石室山東北巖述異記曰竒肱氏善竒巧能爲飛車從風遠行

西京雜記曰長安巧工人丁綏者爲恒蒲燈七龍五鳳雜以芙蓉蓮藕之竒又作卧褥香爐一名被中香爐其法度本山房風至綏更始爲之環轉四固而爐體常平可致之被褥故取被褥爲名又作九層山鑪鑪爲竒禽怪獸諸靈

背自然運動又作七輪扇連以七輪大皆徑尺並相連結一人運之蒲堂皆生風寒焉

又曰昭陽殿椽桷皆刻作龍蛇縈繞之狀梓人丁護李菊所作也其巧爲天下第一

涼州記曰呂光時有任射者自匿爲王欣家奴發覺應苑射有竒巧王爾魯般之儔也故赦之及大殿歲久傾敗光連巧致思土木俱正

王季年拾遺記曰蠕支国泥離国入萬里其国婦人善織以五色絲稍内口中兩手引之則成文錦似列燈燭

又曰始皇起遊雲臺窮四方之珍材搜天下之巧工人皆能騰虛縹木揮斤斧於空中

又曰始皇二年騫消國獻善畫之工名裂裔刻白玉爲兩
虎削玉爲毛如真矣不點兩目睛始皇點之即飛去明年
南郡有獻白虎二頭始皇使視之乃是先刻玉者始命去
目睛二虎不復能去

歷代名畫記曰吳王趙夫人丞相趙達之妹善畫巧妙無
雙能於指間以綵織爲龍鳳之錦宮中號爲機絕孫權常
勤巴蜀未平思得善畫者圖山川地形夫人乃進寫江湖
九州山岳之勢夫人又於方帛之上繡作五岳列國地形
宮中號爲針絕又以膠續絲髮作爲輕幔宮中號爲絲絕
又曰宋謝莊字希逸性多巧思制木方丈圖天下山川土
地各有分理雜之則州別郡殊合之則宮內爲一

又曰賈宗爲冀州刺史垂帷而行及至別曰刺史當遠視
廣聽及垂帷以自掩蔽命褰帷

東觀漢記曰張奐少然明使匈奴中即將時休屠各及朔
方烏丸並反燒度遼將軍門烟火相望兵衆大恐各欲去
走奐安車帷中與弟子講書自若

魏志曰司馬景王奏太后廢齊王芳曰帝於凌雲臺曲室
中施帷見九親婦女

吳志孫峻欲誅諸葛恪置酒伏兵於帷中

晉書曰穆帝立年始二歲皇太后褚氏設白紗帷於太極
前殿抱帝臨軒

晉陽春秋曰武帝令門戶前織成帷不須施也

宋書曰袁粲每經道輒歎曰經其口寂居無人披其帷人斯在

齊書曰毛燕素無少府癖性孝母服除後更修母所住處幃屏每月朝十五向帷悲泣傍人為之感傷終身如此

呂氏春秋曰伍子胥將欲見吳王而不得客有言之於王子光者王子光見而惡其貌客以告子胥曰此易改也願令王子光居於堂上重帷而見之王子光許之子胥說之半王子光舉帷博其手而與之坐

淮南子曰先鍼而後縷可以成帷先縷而後鍼不可以成衣

漢武帝內傳曰七月七日宮掖之內張雲錦之帷燃九光

人也與盛姬內御並觀之伎將終倡者瞋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怒立便欲誅偃師偃師大懾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草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為也自內則肝膽心肺脾腎腸胃外則筋骨支節皮毛齒髮皆假物也無不畢具者合會復如初王誠廢其心則口不能言廢其肝則目不能視廢其腎則足不能行穆王曰之人巧乃與造山川功乎詔貳車載之以歸以輸之雲梯墨翟之飛鷲自謂能之極也弟子東賈子聞之巧告於二子終身不敢語藝而

又曰宋人有為其柁者三年而後成亂之器葉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巧食宋同列子聞之曰使天

地生物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計莫者盡矣故聖人持道化而不持智巧

又曰考成子李幻矣尹文先生三三不告考成子謂其過而求退尹文先生曰昔老聃之祖西也顧而告余曰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盡幻也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幻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故難終難窮因形者其巧顯其功淺故隨起隨滅知幻化之不具生死也如何李夫幻矣吾與汝亦幻也奚須李哉

墨子曰公輸子削竹木為鵲成而飛之三日不下自以為至巧墨子謂曰子之為鵲也不如匠之為車轄也須臾豎

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利於人謂之巧不利於人謂之拙

孟子曰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也

淮南子曰昔者楚欲攻宋墨子聞而悼之墨子好名名權也自憐趨而往十日十夜而不休自裂衣裳裂衣也至於郢見

楚王自從趨走也郢楚都也今曰臣聞大王率兵將攻宋

計必得宋而後罷之乎志其若若疲勞且頓兵剗銳天下以

不義之名而不得咫尺之地猶且攻之乎頓銳精攻下罪以

不義之名而不得咫尺之地猶且攻之乎夫不義之名而不得咫尺之地猶且攻之乎不義曷為攻之

墨子曰臣見大王之必在宋宋不得宋王曰公輸子天下

之巧士作為雲梯設以攻宋曷為弗取公輸魯班號時在梯攻城具高

長上楚雲梯說也墨子曰今公輸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
之備公輸九攻而墨子九拒之終弗能入於是乃偃兵輟
不攻宋

又曰神機陰開劑劑無迹人巧之妙也而治世不以爲民
業

又曰工人下漆而上丹則可下丹而上漆則不可萬事由
此也

又曰神明鈎繩者乃巧之具也而非所以爲巧

又曰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巧爲也不可以助力致也天地
所包陰陽所嘔雨露所濡以生萬殊翡翠璫瑁碧玉珠文
米明朗澤若濡摩而不玩义而不渝奚仲不能旅魯般弗

能造此之大巧

又曰夫至巧不用劔

又曰大匠大不斲

又曰天物有以自然而後人事有治也故良匠不能斲金
巧冶不能鑠木金之勢不可斲而木之性不可鑠也埏埴
而爲器剡木而爲舟燂鐵而爲刃鑄金而爲鍾因其可也
尹子曰古者創爲規矩集繩使天下倣焉

慎子曰百工之子不學而能者非生而巧也言有常事

傅子曰馬先生鈎天下之巧者也二子謂古無指南車記

言之虛也先生曰古有之二子以白明帝詔先生作之而

指南車成此一異也從是天下服六巧矣居京都城內有

地可爲園患無水以溉之先生乃作翻車令童兒轉之而
灌水自覆其功百倍於常此二異也後人有工百歲者能
設而不能動帝以問先生可動否鈞曰可動帝曰其巧可
益否對曰可益受詔作之以大木雕構使形若輪平潛以
自入百官行署變巧發焉設爲女樂無象使木人擊鼓吹
簫木跳自丸擲出自入百官行署變巧百端此三異也先
生見諸葛連弩曰巧則巧矣未盡善也言作之可令加伍
倍嘗試一車輪懸鏡鏡數十飛之數百步馬先生之巧雖
古般輸墨翟王爾漢世張平子不能過也

又曰馬先生爲機器未成裴世子疑而難之先生口屈不能
對傅子謂裴子善乎言而不巧馬氏長於巧而短於言巧

者天下之微事

抱朴子曰善園碁者世謂之碁聖故嚴子卿馬綏明有碁
聖之名書聖皇象胡昭是也畫聖衛協張黑是也巧聖張
衡馬鈞是也

程叅子曰孔附謂陳王曰梁人有楊田者智巧過人骨勝
肉飛

博物志曰近世有田夫至巧而不覺也其婦彌之猶不自
知乃削木爲小麥試糶之糶有無疑歸磨乃覺非麥

論衡曰傅稱魯般黑子之巧刻木爲鳶飛之三日而不
集夫言以木爲鳶水之可也言其三日不集增之也猶世
傳言魯般巧亡其母矣言其巧工爲母作木車馬木人御

者機變而具載母上焉去而不還失其母焉揚泉物理
論曰夫蘇柳之器謂各之作果其巧妙矣而况於人乎故
工匠之方規圓平出乎心而成於手迹非睿敏精密熟能
者勲形成器甲哉

晉諺曰陳魏以工巧見知

